

角東正

氣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角東玉

序集

序

董純齋先生諱琅覺軒年丈之祖也與兄璘齊名選新昌訓導未任卒嘉慶初川湖流寇未靖詔自庶人以上皆許上書先生拜疏歷詆諸帥格於浙撫不得上家居授徒著述甚富尤精周官所著輯說十二卷壽鏞猶未見也

見忻紹如四明清詩略小傳

今僅見所編甬東正氣集四卷爲

光緒壬午正誼堂家刻本錄高中丞以下凡二十一家文五十二篇分爲四卷昔徐霜皋有甬東正氣錄八卷記遺事此則諸家遺文也壽鏞編四明叢書於諸家中

甬東正氣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錢忠介公集二十卷周囊雲文集三卷華嘿農過宜言八卷毛象來吞月子集三卷及林蘭庵留補堂集選付諸梓矣林霞舉朋鶴草堂集則錄副而未刊也楊南仲刻其銅馬編董次公刻其讀易一鈔非文集也他如陳忠貞公集三卷張蒼水集九卷魏布衣雪翁詩集十四卷與夫宗愚囊馮王二侍郎屠駕部諸遺文皆桑海謬謬之可風者也幸次第刊之夫鄉獻遺書流落於天壤閒者何限一人之力如蚊負山卽其得之於友朋者一粟海滄亦復渺乎其小總集之選殊堪珍也斯編雖

寥寥五十二篇而明清遞嬗之際忠臣義士浩氣之所  
昭示讀之懍懍然如見其人豈惟鄉國之寶書抑亦天  
下萬世之渠鑪乎說者謂諸家之作更有大於此者胡  
不錄壽鏞應之曰書之出有其時也卽出矣定哀之間  
多微詞斯編成於嘉慶乙丑其有所諱可知已讀書論  
世尤有望後之君子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後學張壽鏞  
序



序

錄高中丞文二篇李儀部文一篇錢忠節文七篇陸大  
行文二篇林中丞文二篇莊太常文三篇楊尙寶文一  
篇周貞靖文二篇王太常文二篇董戶部文四篇楊烈  
愍文二篇華檢討文六篇王評事文三篇毛戶部文三  
篇李駕部文一篇萬戶部文六篇任太常文一篇周監  
軍文一篇林端節文一篇徐霜臬文一篇林雪蛟文一  
篇凡二十一家爲文五十二篇分編四卷名之曰甬東  
正氣集昔霜臬有甬東正氣錄八卷所載爲遺事此則  
諸公遺文也全集余俱未見從他書錄出之吉光片羽  
固鄉國一寶書矣嘉慶乙丑春二月鄞縣董琅純齋甫

序

甬東正氣集目錄

卷一

高斗樞

李柵

錢肅樂

陸符

林時對

卷二

莊元辰

甬東正氣集  
目錄

楊德周

周齊會

王玉書

董守諭

卷三

楊文瓚

華夏

王家勤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聚奎

李文纘

萬泰

任光復

周元初

林時躍

徐鳳垣

林奕隆

因國之交吾鄉號爲忠義湛身殉節及採薇行遯之

南東正氣集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士指不勝屈然其文字之存於今者蓋亦僅矣此集

二十一家爲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從他書揆

採之隨得隨編先後亦無體例故如張忠烈周鄆山

諸集吾家有其書而此集反不見錄也沛嘗見盧青

厓四明文獻集袁陶軒四明文徵收輯諸公之文尙

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四家其集

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顧所錄行朝諸

奏疏藉以見錢莊楊董諸公桑海譽諤之大節使非

此集之存幾成絕響訓導公原序所謂鄉國一寶書

者信乎其可寶已同治壬申命寫官重錄清本越十年刻之汝東爰識數語於后孫沛謹識

甫東正氣集

目錄

三

四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一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高斗樞

字象先一字玄若崇禎元年進士官廣湖按察使以守鄞功擢漢中巡撫福王時移湖廣

皆未達明

亡歸里卒

詳述秦鄞情形疏

奏爲微臣守鄞四載謬膺撫秦恩命謹詳述秦鄞情形  
亟懇大兵合勤事臣一介書生才識庸淺自崇禎元年  
通籍先繇部屬洊歷郡守拔任監司至崇禎十四年陞  
分守下荆南道接察使十五年冬逆賊李自成攻破襄

甬東正氣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陽荆承相繼淪陷十二月十二日各賊乘勝直逼鄞陽  
臣統率文武將吏力戰三晝夜殺賊千餘賊始遁去十  
六年三月逆闖復發賊數萬力攻鄞陽臣統率各臣且  
戰且守一月有餘殺賊八千賊復東遁六月聞臣委推  
官朱翊辯同副將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劉調元胡廷  
聘余啟凡等恢復均州又復保康擒僞官芮作聖八月  
聞臣親統劉調元苗時化游擊劉源潔韓原餘張文富  
王蜀夏強新馬之服李開泰吳葆和等恢復光化又同  
督師所發副將惠登相徐勇進攻穀城僞官陳知攜印

出降擒斬賊將郭三益黃世龍丁自美等九人囊賊楊  
彥昌發賊三千援穀登相與時化合營截殺擒斬殆盡  
登相隨奉督師調去臣再調余啟凡王光泰許九德杜  
元貴等兵進攻襄陽賊楊彥昌馮養珠路應標等出城  
迎敵臣親自督戰各營奮勇截殺各賊大敗入城自守  
臣督諸營四面攻圍一月有餘賊勢已窮蹙適聞闖逆  
入陝攻陷漢中興安臣恐乘虛襲郢祇得撤兵西歸至  
十七年正月闖逆從西安發賊數萬會合路馮等賊再  
來攻郢臣又統率文武力戰五十日殺賊萬餘賊又遁  
去臣體質孱弱素多火症自十五年冬至今年春枕戈  
躍馬日夜不休冒暑衝寒憂勞兼至怔忡嘔瀉百病交  
作祇緣封疆任重扶病登陴四月閒聞知府徐啟元已  
陞鄭撫臣亦叨蒙先帝殊恩加陞太僕寺少卿竊喜危  
疆得人病臣可觀休息卽撫亦親見臣困憊之狀業許  
解任養病至七月閒署守道僉事朱翊辯接楚撫書內  
稱臣已陞秦撫托翊辯轉報臣杜門養病驚荷聖恩竊  
念天下事勢至此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安敢不力疾  
任事而秦中百二河山自去冬被賊勢同破竹卽郢陽

接界如商維興漢盡皆賊據欲求一旅之師爲臣恢復之資而不可得至若鄖陽之兵舊有七千今二年絕饑又兼荒旱饑餓之餘死亡將半且闖賊於七月望後又發路馮各賊攻鄖鄖撫與道將日夜戰守賊雖屢挫而闖逆亦屢增發各賊來攻經今三月尙未離鄖則欲分鄖兵入秦勢又未可止有陝西副總兵孫守法領兵五十餘人來鄖臣細加詢訪據云秦地雖陷民心尙思朝廷恩德舊將殘兵多有逃入山谷不肯從賊臣遂於八月初十日密差各兵潛往山寨招呼舊時兵將又委守

法馳至竹谿平利界上探聽漢興情形而賊氛密布差兵迄今未回臣住鄖圖秦而鄖圍未解秦兵未集外援不至糧饟久窮屢欲具疏叩闕孤城之外四面皆賊募兵民中能齋奏本從賊中潛行者久未有人今多方設計差官齋奏伏祈皇上迅發大兵刻期入秦臣所招山寨遺兵尙能湊成一旅則或繇漢興或繇商維必效犄角之勢也臣策驚磨鈍素心不敢自後而體羸病久重任實所難勝且望入衰親嗟子行役每一念至臣不欲生伏懇皇上垂念封疆放臣歸里少盡一日菽水之供

別簡材能威望之臣蚤建澄清之績臣曷勝虔切之至  
臣衙門關防自舊冬西安失事不知存亡的信見今書  
吏承役緣道路阻隔亦無一人至鄭故臣疏無印鈐蓋  
并祈聖裁

明殉難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竇日陳公墓志銘

慨崇禎甲申三月之變蓋今古所僅覩哉明天子英武  
親握太阿當中外訐瀆時宵旰憂勞銳思枚寧而盈廷  
積犴無堪禦侮任者隸韋諸君子衷實選悞而貌乃陸

首東正氣集

卷一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梁司馬之律不違行於棄甲之弁而賈販登壇輒委簡  
書於草莽賊自成一小豎子耳稔亂多年游窺天邑倉  
皇失措龍馭上賓豈不痛哉當時殉難僅三十許人然  
求其生能戮力不分負國之愆而死則慷慨決烈可觀  
帝靈於赤霄之上而無媿者指能多屈乎吾謂侍御陳  
公其庶幾云公自己卯奉上命按蜀方是時賊獻忠自  
成汝才輩既撫復叛狂逞楚豫聞天子倚重輔臣楊公  
俾往督師爰發楚豫及秦各大帥從北而南環集於郿  
襄公曰噫其將以蜀爲壑乎遂躬閱關隘密飭文武爲



堵勦計而蜀鎮將羅尙文驕殘娛酒色公疏列其狀謂  
必不能辦賊雖廟堂竟務優容然稍知戢矣蜀撫邵公  
捷春悉調蜀師分列諸隘二十餘所蜀兵固單分益薄  
而督師擁三省重兵尾賊後竟無一旅從閒道疾驅至  
蜀以扼賊奔者迨賊入蜀則以疏防詆邵奉旨速逮治  
於是蜀民大譁謂騰擁重兵而任賊狂奔邵公固無罪  
胡逮也不呼而集者數千人欲毆緹騎公力爲解諭羣  
譁始定時奉旨公專護藩撫臣專辦賊公雖護藩居成  
都乎猶以餘暇遍飭各郡邑糾眾城守務堅壁清野使

賊無可掠以待督師又調度諸將時出奇邀擊以裨新  
撫所不逮故賊入蜀旬月雖不無殘破然各郡及衝要  
諸城悉堅守賊不能大得志最後犯成都公部署久定  
發裨將某等分布要害犄角相効一再戰賊果奔遁百  
里遷延東去復從巴巫入楚督師提三省大師盤旋蜀  
道竟無能一戰及賊東督師遂大潰而襄宛繼陷親藩  
被戕燎不可再撲矣然以衄督師陷襄宛燎延中原之  
勢而竟不能得志於蜀謂非公障之乎天子焦勞方甚  
初不能無誚讓既知蜀堅守狀且藩封晏然於是優旨

賜銀幣仍命公久居蜀以善後而言者交章論輔臣玩  
寇逗遛誤封疆大計天子屬公覆按公遂奏輔臣在蜀  
擁重兵尾賊後旬月閒未嘗一大戰且閉秦開蜀皆輔  
臣陰謀等狀會輔臣已先卒猶追鐫其職焉又二年公  
得代還京則自成已踞楚撕豫趾秦洵從三晉窺畿輔  
各省鎮兵先後調發殆盡皆以潰衄聞而京軍徒有虛  
籍倉卒召募悉市井無賴天子蚤夜召諸大臣問何以  
禦賊率囁嚅不能出一言公時時從諸大臣有所規畫  
輒廢格不行退而泣曰事不可爲矣吾爲朝廷耳目臣  
誼不可生頃之賊薄京師城陷公具冠服再拜遂縊蓋  
縊時距先帝上賓不踰晷刻云而是時賊獻忠已從楚  
再入蜀蜀郡邑百餘城盡陷遂僭號成都矣嗟乎若公  
者豈非奇偉磊落古之貞臣乎哉士君子居恆論天下  
事盱衡揚眉率能任意嘗毀及盤錯當前自失者眾矣  
又甚者逞私臆以誤機宜及事敗而巧逃於指摘衣都  
食肥如故也公恂恂儒雅語不輕發與人交恆謙謹自  
持居言路不爲苛激矯厲之習以沽殿虎聲及當巨寇  
披猖卒能措全蜀於覆孟天步艱難九閫盡悔從容就

義之死靡辭豈不度越人情大有徑庭乎公前名天工改名良謨字士亮別號寶日其先爲長洲人宋時寓菴公矜以進士官明州遂家於鄞之茅山嗣有右正言文介公禾爲宋名臣入明宗支愈蕃公曾祖諱燿祖諱志俱庠生父思南公瓏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鄔太恭人亦以貴封嫡兄之星公其仲也公生而孝友居喪雞骨支牀間於鄉閭少補博士弟子崇禎改元恩貢入成均登庚午鄉薦辛未成進士旣選例應司李或謂公曰李缺僅一滇之大理路遠地惡盍少需公曰筮仕而擇地謂臣誼何卒就選滇故萬里外法網疏吏治不能無軼越公獨淳慤自靖凜持三尺先後直指倚公如左右手六年考最陞見擢四川道御史遂出按蜀久之報命值京師危甚他報命者多觀望需其期或覘別差可外者輒營以出公曰果爾天子將孤立乎如期入亦不營外差遂得巡視太倉未幾及於難方殉難時旅中獨有時少姬杭州人年十八公謂之曰吾死是矣汝年少亟歸依父母姬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且一婦人而躑躅鋒刃聞不如死可以無辱公瞠曰汝固孱而能若是乎

城陷姬先就縊縊而氣未絕爲侍婢所覺將救焉公曰  
是其志也宜遂成之姬之貞烈固天植亦公精誠所感  
也公僕周明扶公并姬柩於干戈數千里中扶服歸鄞  
鄞人相率具香燭迎於道拜而哭之諸子矜爲位於郡  
明倫堂會弔焉領國中縉紳士民數萬嫻於辭者相與  
詠歌且立傳傳其事廷議褒殉節諸臣贈公太僕卿諡  
恭愍與情以爲未盡加贈右副都御史改諡忠貞少姬  
得贈爲孺人公生於萬曆己丑七月十六日距甲申享  
年五十有六原配劉氏封恭人舉一子久鼎蚤喪側室  
二俞氏李氏最後納時孺人俱無子以兄子庠生久樞  
爲嗣娶光祿少卿張公子瑄曾孫女女久恩適光祿丞  
董公光永孫文學德昭女孫一幼未字久樞卜丙申正  
月五日葬公於邑之清道鄉而時孺人附焉因謁予請  
誌若銘子彙爲疆臣愧不能死濡忍至今又安能壽公  
千秋不獲辭遂誌大略而爲之銘曰

公功於蜀甫去而趾公殉於京甫至而傾浩氣鬱升爲  
靈爲電贊帝於幽憫茲區甸新阡其巖金支翠旗有翬  
而侍寶勝鬚眉

李

桐字宗海一字韋菴崇禎十年進士  
唐王時官儀制司主事絕粒卒

水許亭落成記

今天下令苦民矣令不民苦也徵輸苦之耳徵輸不民苦也縣官重邊宿重兵加之以楚師欲不苦吾民不得也然則今之爲令者雖其在岱之石閭日觀衡之响樓芙蓉恆之瀛海太行揚之聖湖會稽擅中土形勝之最曾不得展足舒目曠懷登覽況欲鑿巖陘翦棘荆窮幽眇而致之几席之下尋所謂曹溪之香羅浮之夢乎令亦自苦其官也若于拙而勤它事性復不喜搏擊爲雄

禹東正氣集

卷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快苟蹙蹙而踉跄之漚漫而摘僻之民疑甚弗善也潮分邑被韓夫子教奕世不息號稱易治前予而牧者果毅英健可以予弦之佩卿大夫及左右予牧恂儒君子也又以予韋之佩予得從容而損益其閒漸亦日以治爲督賦乎不至堅絕百姓報數僅足額爲督役乎城隍修樓櫓亦修義倉穀常滿道路不譏多事役不及貧民爲郊內外乎門溝惟舊耕畚惟時社嗇罔乏祀旱與潦也天誘之爲饋給往來乎曰傳符如初制遇上官賢不吹求而止止盜乎不敢曰無盜是用不犯於有司予治

不及益昌遠甚幸不至窮絕則勤而拙之效果如此耶  
宰之三年喜東山去邑武近拓坦夷之崖因自然之基  
葺數椽於水簾上視諸岱恆衡揚之令稍得展放眉目  
矣於是次第栽花商量疊石練江若帶滄洲如畫碧  
然無端有聲海潮自語雖卷石勺水並以所悅爲安茲  
山之勝則有桃源可通黃綺不逝農耕肆命桑竹垂陰  
予進陶彭澤之徒而落之因歌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  
製始問津也作亭山陽因阻面勢尾蟠荒陬首注大流  
無樽櫨節稅之華無斲椽除茨之擾予則進柳子厚之  
徒而落之手揮絲桐目送還雲東山爽氣在我襟袖憩  
政簡也種苗泉東生滿阡陌荷鋤濁酒開徑三益予進  
江文通之流而落焉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歌餘饑  
也秋菊兼糧香蘭閒徑巖無結構印有鳴琴予進左太  
沖之徒而落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弄潺湲也若  
夫胸中猿咽指下泉悲剝琢玉聲縱橫星點春蛇入草  
暮雁歸蘆溪山改觀草木生韻予則進葛海瓊之徒而  
落之將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於薄暮招遊仙也至  
若禾已熟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面垢落墜之塗目泣

溼薪之煙鶴鳴於戶歸與永歎昔猶如此今則逢年則  
進秋陽之徒與之歌清風西來鼓鐘其鏗雨止之祥長  
庚不芒落稼膏也且有衰城屋壁無所顧惜掉舟折篙  
漁鉤泥泊予則進孫樵之流放歌乎愁嘗醉飢嘗飽囊  
帛匱金笑與秩終傷今州縣皆驛也升高能賦山川能  
說見必有思思必有處凡目力之所及皆心思之所至  
予則進虞道園之徒詠嘆流連以落之辭曰名山靈阜  
鬱乎蒼蒼俯焉仰焉無愧斯民蓋非徒燕遊以豫逸也  
是役也憂復爲吾民苦今反速予以成二三君子其亦

襄事不怠無貽山羞乃肅衣載起指盟寒泉莊誦坡公  
銘曰我不求水水則許我其果許飲斯以列齒乎許子  
枕於斯耳於斯而蟋蟀之聲不作乎客曰水固許使君  
以清矣予嘉其言之旨而可訓也因以名其亭而摛文  
以記

錢肅樂

字希聲一字止亭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  
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絕粒卒贈太保諡忠

介國朝賜  
諡忠節

論恢復疏

臣伏見廷臣言事多引夏商之變爲主上恢復之喻臣

知主上聰明天竄勵志有爲固足與少康太戊比烈而  
每歎今之國勢有甚難者羿浞亂夏去禹啟不遠平成  
之績光被九州民戴其功故一旅可以造國若商之太  
戊承賢聖六七之遺善政流風淪入肌髓其與今日中  
原板蕩神州陸沈相去何如耶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  
危下亦未免見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饒詔書有言誓  
累吾民一年已而爲定額矣及勦寇而有勦饒詔書如  
前已而復爲定額矣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虜  
滅寇詔書復如前已而復爲定額矣加以催科之令毒

於猛虎擣度之吏剝民媚官元氣之傷已甚前年起義  
王之仁方國安日吸紹興民閒之膏血而空之王鳴謙  
張國柱日吸寧波民閒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光李礎日  
吸天台民閒之膏血而空之有此三空傷不更甚乎今  
其餘習尙未盡變臣所謂難於夏商者此也諸鎮恢復  
原不能以枵腹從事然必時時存體恤民隱之心則必  
時時有不敢妄取民財之念伏願主上嚴旨戒督俾諸  
鎮承奉取之有藝用之有經下全民生卽以上副天眷  
中興之業庶幾可待臣趨侍行闕旣無臣靡之績復非



傳說之賢不能仰裨主上成集大勳萬罪莫贖然區區  
微忱猶冀爲流離顛沛之民請一綫之殘命惟主上鑒  
之無任激切之至

讀鄭所南心史詩序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存心史  
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  
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仙  
矣佛矣若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經矣亦圖籙矣  
晉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於人也

南東正集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  
戊寅而鄭所南先生心史見於承天寺井中撫軍張公  
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  
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予以暇日偶覽成詩豈敢附吟詠  
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  
於行道之人足矣

思親詩序

時維九月寒飈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瑞安省親行  
乎險厄之處山峻高以結陰泉涓流而增冽時或嚴霜

戒旦征馬長吁披荆榛而得路排沙石而下灘時或落  
日微暉煙光凝莫望孤邨以戾止解征衣而爰息山來  
供几戶直妨眉天慘慘而愁雲四起鳥淒淒而哀音百  
結况復行行矣若陟天關山山兮如橫地軸步騎相持  
繩索相引於斯時也行人喟而歎息僕夫嘸其流涕况  
我遊子能不悲心雖湖花幽草郁郁巖畔之閒怪石奇  
松巖巖岡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雁蕩擬其側明發有懷  
未遑遠盼心之思矣維其棘矣縱沈書採藥不如贖嶺  
上之雲合怨鶴驚猿盡寫入中郎之操抒茲宛結詞不  
盡情

雨東正氣集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詠史詩序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  
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  
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予不敏而爲吏  
偶以暇日讀史有詩聊綴微旨遂成歌詠或疑當今十  
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人急而用微文自娛焉適  
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備其民  
俗之貞淫好惡而其長吏政治之得失繁簡又可知也

隔闕千載斯事遂廢毋怪乎以詩爲騷人墨客之孤怪  
矣昔七子賦詩皆取裁前旨用抒心寄然其人之善敗  
與其受之吉凶皆卒驗焉予旣無以發明詩史式訓末  
俗徒以攷鏡得失之意托於七子言詩之志庶山嵐林  
後聞其聲者可以知所感矣

與林爾菴書

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弟罪甚大豈敢言功盟  
翁千秋正氣百尺高標所願大摠讜言一清陰孽使臣  
子竭忠朝廷然後敵人畏懼中國此相制之勢亦相兼

東正集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理也至於賞爵一項宜爲有餘之地毋行立盡之術  
如釣者挾香餌以投重淵百仞之深可牽而出若香餌  
旣竭空手臨流雖任公子無所施釣鼈之策矣今侯伯  
大封諸人志得意滿在朝廷難以鼓勵後効而諸人旣  
以安坐而得之則亦可安坐而守之若我輩文臣未核  
一寸土以報朝廷又復濫受陞賞此爲何名終夜思量  
豈不愧恨試思舉義以來何所加於主上惟有一種誥  
辭紛囂貽累主上耳猶且今日都憲明日侍郎臣子之  
爲君父固應若是耶望盟翁先事爲弟輩杜止濫恩之

路上以明君父之尊下以全朋友之義天下傳之萬世  
頌之卽弟輩亦拜且舞之矣弟前者四辭新銜不蒙憐  
允至且以辭職爲懷貳今受職矣無貳心矣加銜不可  
以已乎弟感盟翁知己深於骨肉故敢以鬻言奉告惟  
賜裁譽幸甚

再與林繭菴書

江上窺渡仍是虛聲恐別有一路爲其陰平朝議專備  
江上正墮其謀耳時事日非正人解體盟翁不爲朝中  
砥柱而徒問渡於盛嶺瓜瀝之閒天下其可圖乎從來

雨東正集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詆訾君子多設浮詞陷構未有如今日以美名相  
贈者盟翁得此自千古矣但恨盟翁受其名而國家不  
得受其福爲快快耳弟兩月無饒必聞然而散空手來  
募所恃惟義饒乃身未到家而惡言四起一事不可爲  
弟惟有削髮入山看江上大勢以決生死耳據愚見盟  
翁亦不必速行或以奉命監軍不宜濡滯則駕小艇至  
龍王堂一晤尊師仍至本地觀變未爲不可且聞尊師  
此行胸中亦別有成算非久駐龍王堂者管見如此可  
否惟尊裁

十月朔祭太廟文

嗚呼有宋末造天地回遘棄人用犬毀冠升笠天胡此  
醉人罔是疾惟我太祖應期首出羣雄睚眦提劍勃舉  
我武維揚雲飛電滅移兵北指莫我敢遏落彼櫓槍迎  
茲鸞壽煌煌炎炎中天日月聲教所敷日域月窟敷我  
士女嬋然眉列皇我人斯禮樂四訖謫也漢唐商周匪  
匹億萬斯年金甌靡缺養士膠庠三年升膝歿而有勞  
念其遺笏恩斯勤斯窮際垓圯云何玄黃遘逢中葉棄  
我冠裳相從而鬪匪寇之能我則自鬻何辜於天降此

東正氣集

卷一

十七

四朝書

大孽嗚呼皇祖朝夕天闕藐藐昊天有呼必徹前烈惟  
何而勿迪吉今人思漢義旗雲集祖德式憑中興四七  
時值玄冬香霽抑密陟降在廷時聞髮髯幸挽陽春啟  
佑來詰恭修大祀於澗之卽慘慘悽悽空中雨血哀我  
嗣孫東南播越瞻望陵園心摧脾裂夙夜勤止憂浮大  
宅誓帥臣工親剪荆棘灑血告心居歆也必尙饗

陸

符字文虎一字子充崇禎十五年  
舉人魯王時賜進士官行人

董筆公文稿序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

更操一雜作惟日處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  
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二虞稿  
贊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  
人於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其鑒之也則亦言其爲  
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快夷脫世敷心厭塵雜  
常獨居僧寮購第地葺爲精廬竹窗蕉几荷深窈窕偃  
坐其中刪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詩酒自娛散髮箕踞  
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卽深自引匿惟恐若  
浼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己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

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嗽澀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  
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  
帙懸布讀其題敘人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  
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  
窗稿刊布鬪鬪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  
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喝  
左氏公穀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揚以  
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  
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

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絲今之世盡概  
代操觚之家人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  
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於制舉  
義之理蓋卽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  
變化矣尙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得失哉董公仁當西漢  
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  
修爲業合黨連羣褻譏賞戮附己則歎不容口不附則  
爲作瑕釁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曰簡而有法以爲  
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  
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讐所不附者  
其滿口讚歎使舉其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  
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  
纂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  
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子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  
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知狂惑失性之時尙有孤心高  
寄如其人而余之毀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  
附以爲觀聽者欺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  
歎然則人與文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稿草費投當世乃

無不可也甲戌立春後三日書於環堵之齋閑

二江山中草序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隩氣象邃古吾友江道潛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寤寐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畔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秕糠猶足陶鑄者也況以之參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稿草家家剗剗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評訟學士撫揣應制之資至

東正氣集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迂之輒裂橫胸機弄蹈之立陷譁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闊論以撼當路矜蹀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襲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顧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且遁逃險惡清議築乎官方士論軒於王憲已啟羣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己恣睢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邊裔交訐國



家宵旰多事盱眙安攘方且申敕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  
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於文事國氣日長於  
同人已事之鑿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  
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膳寐逍遙六藝吐嗽百家而和  
平其音以要人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訟獄不  
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誕虛而載記爲妄作也  
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庶民之望心術  
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猖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  
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思退而考其

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真則山中  
之人始足重於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簞笠  
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  
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  
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狙猶覲而優佞陰鷲忍  
詢而婢妾幽隸甚而距踊冠幘齟齬卻人以潛肆其爲  
莽爲篡其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於世復何倚庇識  
者竊鑿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此豈盛明所得而宜有  
哉嗟夫國家而果盱眙安攘思以風厲庠序則儆庶

正心術而一文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爲  
二江山中草序

林時對

字殿殿一字蘭菴崇禎十三年進士魯王時官副都御史

王生燕貽風水圖序

夫高臺九仞北嚮生悲積粟萬鍾南游增歎斯孝子罔  
極之恩選遣感風樹而摧心也況教誨式穀俾克自成  
立無忝所生則鯁庭過從歎手澤之徒存思遺型而莫  
覩有不念蓼廢讀攀柏長號者豈情也哉余猶憶丁酉  
戊戌閒長兒操觚學藝爲延師教之而脯之供不能專

南東正氣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具謀諸同社柴若客氏若客有兩子而天錫張翁文碧  
王翁皆比鄰長者有嗣蔚起與吾兒齒相若誼相洽也  
合四家子弟而遞館穀之董師碧萬名家子文章道義  
卓然可型余方愧夏屋渠渠乾餼多愆而文碧尊師崇  
道必敬必虔晨昏會饌設醴酒以款賓開食單而求判  
數年來毫無倦容宜其象賢鵲起樹鬢宮之幟也余又  
聞翁幼工鉛槧奮志圖南遭時弗偶以資起爲郎歷仕  
丞簿非其好也而所至有循良聲語云一命之吏苟存  
心於愛物必有所濟翁殆其人歟晚乃構一畝之宮築

塢蒔花夷猶嘯傲課子之暇酷嗜手談局玉藏機爛柯  
坐隱有王子冲之風又李茂才景陽翁之外父也篤學  
古誼於余爲戚屬又同賦子衿髦年筮居支離牀簣余  
無能振其乏而翁視之如父生盡其養歿瞻其喪篤於  
瓜葛又如此余方期翁朱顏鶴髮杖綸巾徜徉十洲  
三島閒爲熙年人瑞而一旦云徂吾徒父仰雖然翁又  
奚所憾耶令嗣燕貽六翮旣豐異日者翺翔皇路龍章  
紫誥望錫泉壤於以恢弘翁之遺緒而顯揚翁之令聞  
拭目俟之則今之感風樹而椎心者直其嚆矢也夫

甬東正氣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城水利述

余家四明郡城離山遠或百里近或五六十里水溪工  
沃以故環鄉皆良田惟北鄙瀕江田少而東西南田皆  
膏腴約計九十六萬餘畝闔郡百萬生靈所仰食前輩  
相傳每歲大稔尙缺三月之糧而所藉以灌溉不罹旱  
魃之災者惟兩湖是賴焉東有東錢湖又名萬金湖唐  
天寶閒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周迴凡八十里受七十二  
溪之流鄞定七鄉之田悉資舉錘宋時有奸民獻策欲  
廢爲田賴郡守李公夷庚力闢之始罷至今四岸築七

堰以時蓄泄歲不失收食利無窮陸李兩公之遺澤遠矣至西南舊有廣德湖又名鑿脰湖水由南來者自四明山潺湲洞歷它山小溪而歸湖灌西南七鄉之田不憂旱涸自宋政和開邑有僉人樓昇起家甲科貪婪無恥欲領鄉郡填管來遠局鄧奄相結倡言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高麗使人航海入貢之費疆吏爭之不能得在廷無識可其奏於是昇儼然領鄉郡經理遂墾湖開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僅二萬石而西南七鄉田共五十餘萬畝無歲不苦旱萬姓嗷嗷艱於粒食

南東正氣集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稱膏沃今成瘠瘠王深寧先生嘗著說非之而既廢不可復誰生厲階貽害桑梓異狗彘不食其餘已蓋吾鄉之田不苦澇而苦涸以瀕江而滄海有尾閘之洩也今既失湖利兩旬不雨便焦灼如焚計惟築隄固球時爲葺治或可防其傾瀉而有司漫不留心聽其直注欲望有秋安可得耶

甬東正氣集卷二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莊元辰

字起貞一字漢曉崇禎十年進士魯王時官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給事中

乾惕始可迓休疏

奏爲乾惕始可迓休憂勤實基光復懇祈膺衷策勵以雪祖宗之大仇以答臣民之仰望事臣聞欽崇天道者永保明命殷憂多難者昌熾興邦古聖帝王無不從夕惕朝乾基命宥密也又況大恥未雪大兇未除九廟待以妥靈社稷待以血食元元待以拯溺解懸宜何如

甬東正氣集

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翁園刊本

焦心勞思不遑宵旰者儻逸豫少萌則眷佑無以仰承中外因而解體興復其猶未可卜矣臣竊念殿下一身天地百神之所式靈也二祖列宗之所憑依也億兆臣庶之所跂踵引領也舉義已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剜肉醫瘡敲肢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夏旱軍伍呼庚閭閻泣置真有長沙涕不勝揮監門圖難盡繪者正宜上承天心下順民願薪臥膽營生聚教訓以句踐所爲自勵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馴致怠荒殿廷之上彌文盛而實意衰荃宰之間

釜鷺多而晝接少釜魚幕燕撫事增憂敬以四箴仰補  
袞闕則晏安何可懷也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承平尙爾  
兢兢今何時也寇壓門庭朝不及夕當日延大小臣工  
訪問艱難弔民疾苦籌畫兵饟訐謔廟堂假令有深宮  
養優之心則必無握手借箸之事有接見闕疏之患則  
必生壅閼隔絕之虞願殿下以倉卒蕪蕪旁皇滯沓法  
光武之無忘患難以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學成湯之聖  
德日新將宗社靈長實始基之則蒙蔽何可滋也漢惟  
耿馮唐則郭李其佐中興時雖乏才未有與左右近習  
之人其籌軍國而能削平禍亂者今惟以天下安危注  
意將相以修政立事責成庶僚於凡在側在旁慎無入  
其言語授之色笑俾窺伺意指煬蠹爲奸則宮府之血  
脈流通上下之壅蔽不作如日中天光明洞達矣則事  
權何可移也強藩尾大莫如唐季然憲宗剛斷淮蔡卒  
以成功武宗英敏上黨有如拾芥固知天下事無不可  
爲在人主權略何如耳謹持太阿無令旁落振飭綱紀  
勿行姑息庶幾魁柄在握威神自張則恩賞何可濫也  
武侯言位極則賤貴極則慢宜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斯言正今日之藥石也五等崇秩有如探囊斗大肘懸片言立致在祖宗朝佐命元勳不得驟膺穹典而今則大謬不然矣雖鼓舞忠勞酬獎勤勩不當卽刊勿予顧珥貂盈座往史貽譏廝養通侯識者與歎請自今以往不以非常崇恩僥倖匪人則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合聖王遺意矣夫上天之篤佑殿下者旣隆則欽崇不可以不謹下民之係心殿下者旣切則體卹不可以不周對越盥將蒸嘗禴祀則當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悲禁庭清燕廣廈細旃則當念先帝

先王園寢禾黍之感流虹甲觀抱膝含飴則當念青宮定永巢卵破毀之慘玉食錦衣鮮肥輕煖則當念江臯將士蟻生甲冑塵封釜甑之勞瓊盈錯峙白裘青袂則當念葑屋窮簷半菽不飽四壁懸磬之苦從此淬勵精神規恢事業毋耽近娛而忘遠書毋狃小喜而遺大憂則迅掃腥氛光復舊物正在指顧何至局處一隅僅撐持衣帶已哉臣不避釜鉞冒昧瀆陳惟祈鑒納施行

掖垣非冒躋之地疏

奏爲掖垣非冒躋之地祖制無可數之規自求罷斥以

重國體事我朝慎簡言路每逢考選兩衙門官無不於甲科兩榜中選其歷任著聲者發單咨訪眾議久孚然後上之冢宰總憲及吏科吏部無不與聞蓋以白大公明至慎也雖思廟用人閒出聖裁亦必大廷聽對取其昌言合旨者隨宜位署而省垣一席從未濫等止用一陳啟新而人爭唾其面不欲與之同朝乃弘光朝諸臣作奸婪貪屈抑正人以致外庭所公擬強半爲強兵顛倒賢亂眾正灰心遂有今日合觀從前興衰之故則率祖攸行與變亂舊章之關係興廢了然明白矣前者因

南東正氣集卷二

四國明徵

約圖刊本

臺臣林時對品行卓絕鐵骨冰心經江上義師協督都察院臣章正宸熊汝霖于穎等題改奉旨復經憲臣李之椿與臣等酌確會同冢臣朱兆柏文選郎中臣張文燧具覆實授兵科給事中雖似權行實合祖制乃繼此以往無不濫及如戶部饒司郎中邵之詹兵部職方司郎中馬晉久等紛紛求改不一而足計二臣品行各殊資俸稍別其統計在三月上下耳且國家設兩榜以待士除甲榜應有常格外其舉人就職者最上者應得知推五年考最僅得部曹閒有得列兩衙者從未有三月



舉人倏而主事倏而員外倏而郎中倏而又改科倏而  
又改道一月九遷恐不是過無怪乎兵科王玉藻御史  
王紹美等之歎其速化如蜉蝣之不知晦朔也卽云起  
義宜酬則主上之所以酬之者優矣何衙門不可自効  
而必欲躡入禁省意欲云何兼思祖宗朝旣設六部又  
設六科明以封駁之權遙相制取若以科御行部事彼  
意所欲爲孰從而過問之如主上必欲銳志中興則有  
祖宗之成法在凡用一人必以吏部都察院吏科爲本  
卽有特等亦必下部議覆庶太阿不致旁落而率祖不

雨東正氣集

卷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愆忘於中興盛事未必無補也若必欲破格用人則  
臣願爲先帝守法不敢爲一己護官懇求卽賜罷斥以  
免中傷臣服采服疇竚看太平不勝慶幸之至

與林爾菴書

國勢日窘人情亦復爾爾叢爾氣量惟恐不速之同盡  
今爲救時計惟有養之以寬和出之以整暇於倥偬戎  
馬之時而無踴厲促節之氣或猶可爲也弟實孤立藉  
有老親翁同心每以肝膽翼我道義固我不致顛蹶然  
迂拙成性兼之憂憤過當無事不爲痛心疾首以致形

骸骨立玷列清班殊可爲恥茲以乞差回里或得借此以聯絡關鎮相度機宜少効涓滴之報耳若催督西征諸將原視爲逍遙之局言未出口噴目無饒誠不知何以策之使前也李大老王螺老俱出視事否此時圖君爲急旣奉溫綸自難閉戶弟前日曾有老成去國一疏奉旨若何疏語頗有微意密告二字恐復爲左右所持諸藩饑事作何定議錢希老欲親爲措饒究無分毫各倉糧米全歸關鎮卽義饒尙在調停希老亦甚窘矣聞慈水益艱形老勢不能復有其兵當蚤爲之地否則潰

散之虞豈忍使彤老身受之乎老親翁監西之局若何弟意必俟兩老之軍勢得甯錢沈兩公纔得併力西事恐目前正慮單薄未是移鎮時也弟行後罪過必彰或使弟得以微罪成其山野則老親翁之覆弟多矣我輩清流之禍非自汚必不能免在老親翁亦務爲言孫二字作白圭三復可也薦梅惠連疏奉覽此疏恐台駕已有監西差故備之如尙未行卽老親翁上之可也別來數日懷念倍殷筆語不盡

楊德周

字南仲一字次莊萬曆四十年舉人官高唐知州魯王時以尙寶卿召不起

石雁居士舉業序

昔傅幹以百家爲異饌六經爲庖廚進之則高彪以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藏矣又進之則揚子以天地爲萬物之郭五經爲眾說之郭經並天地顧不重歟史傳紀文苑必尊儒林書肆說鈴叢殘玉屑亦孰與於刪述之大寶哉吾友王卣一貫穿窮綜覺策冢書嚴都無臆藏而尤覃精於經術其視古專門之學不知如何而許叔重之無雙并大春之紛綸崔靈恩之徧習周宣光之縱橫目中所觀高才生當無先卣一而稱庫稱筭稱總龜

兩野正集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矣漢興毛董之徒崇經術而鄒枚者流以文章顯兩司馬歧而稱之固自有說唐三百年文人指不勝屈而獨以經術故躋昌黎於泰山北斗斯太玄所謂括矩也新制破格登巔以經術鳴者珠槃玉敦並載壇坫以卣一之學殖折角重席可炊而儻也而濡躋道真涵泳聖涯者曾足美其七尺之軀畢其千秋之業哉陶隱居曰經者常通無滯猶布帛之有經銓綜織繅僅乃成功若機闕疏越杼柚乖謬安能斐然成文卣一巧心潛發靈心解脫其於機關杼柚必有盪爲鼓吹轉爲註腳焉

者餘子何足窺之余固窺之於庖廚府藏而極之於郭  
焉丙子山左之役余受事閩中有萊陽宋瑚者年十九  
作五經全篇日未昃而授卷纒纒二萬言無窘幅此亦  
偕尚一並馳文苑儒林者也併書以備尚一之右翼

周齊曾

字唯一一字囊雲崇禎十六年  
進士官順德知縣攝香山事

### 復王觀察念尼書

曾自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縱摘植盲人到不得極  
西鷲嶺僅同牟尼比丘乞食但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  
里數年來遶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耳今且夢亦不知

南東正氣集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往矣此非浪竊殷頑兩字爲大化梗人固有不可一  
世而故自矯矯以倣流俗者要其識足以孤其所行神  
足以輔其所注曾自分非其儔也曾則何敢無奈曩時  
之居民上而泣茲土者刻視亡國之臣雖編戶僕隸不  
如也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並無以守  
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兼曾貲窳寡狀昔爲東粵  
下邑更不能違一邑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  
而遁夫不易其性乎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  
審輕圖一用恐覺沒鷲浮奚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以覆

穢茲罪或者修其現世待再世作有用人爲庶幾耳然則曾者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之不相寬假東於己之無具以與世爲緣故依傍二十年雪山人九載少林漢學木槁灰死今東甬一隅苦於殘民剝民者名則衛之字之者也名足以奪其所欲言而無以制其敢心激使不周折而鯨氛薄野幾幾室無完女家鮮生男因而苦於山苦於海何處更有古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衲子幾束茅瓢不愁與劫灰俱燼先愁與一夕歷陽城化爲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得借執事爲海

國長城頃聞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聞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聞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聞所以治紳衿者矣則紳之衿之一二如其事則事自無不事一二如其人則人自無不人是以甫下車而瘡痍漸起卽曾亦賴以安坐一息蒲團參四句偈夫舍現在活佛子乃從像法中別事土塑木刻丈六身曾無乃愚甚癡甚雖然久與世違之人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儼一旦而趨承左右必將羣起而疑之曰今之親之也非無

故必樂見而重乎其人也則向之疏之也非無故必不樂見而輕乎我也否則疏之也以我之無所利而絕也其親之也以人之有所利而來也身則深山心則市井矣且不獨見罪於母妻瓜葛年兄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卽行道人猶將疑之矣曾自不至市井而被以爲假深山矣寧取其市井不屑一齒曾矣故君子在望小人歌樂只頌父母曾豈不渴深瞻拜而卒躊躇而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蓋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見笑也雖執事篤於年誼舊日江都令

尙不忘助一抔土以掩久寒之骼觀夫所以視死者知定不薄於視生者然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粒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何敢復有所覬但令人皆知此禿而深山者與執事會同年譜曾生色多多矣易曰或出或處同心斷金身可不合而心未嘗不可合伏冀台慈覽其醜縷而納其芹曝幸甚曾棲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再及勿以八行通候問身與雲俱來身與雲俱去惟心爲執事有無去也無來也乞執事亦勿膠固於形骸窳迹心

與雲俱來心與雲俱去獨身不必爲曾有無去也無來也則天下之報執事者奚止以入人也以德容人也是以量當更以照人也以肝膽肺臟將使徒有手足耳目者不知所以自用矣狂言無似曷勝冰淵

### 髮冢銘

周子曾以出牧東粵不死燕在粵不容於鄉大老未亂去位不死粵比全浙陷鄉國失守宜死古董而猶忍之須臾得毋不類於前此之抱義而冢中人者乃盡髮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將圖作佛亦非韓昭之事

甬東正氣集

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如僧故不留寸髮也已而或匝月或越月或三月或半歲或長寸或寸又餘或三寸許則一削削則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計五載積十數楮欲付諸波流惡其浮沈欲投諸烈焰惡趨炎因勢者之與煙燼俱息欲終匿而藏諸焉保久之不與殘枝墜葉腐草汗泥均委棄冀溷中乎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而爲腹中蛇乎乃候無庵外人候無心外事候無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雲送影執斧負耜斬木穴土不卜龜就地就時選石之平直者莖之似曰似孟似鉢而方其圍將冢而窆焉其

從之冢則髭數莖鬚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冢則首則身首則若耳若目若齒若鼻口身則若手若足若心膽若腸若肝肺此十餘者生與髮合而爲一人者也而分焉而永訣別不與俱生而與俱死其所爲送之情必深意必慘必異於不一而以親故送以交故送僅以一送盡所爲親知而已者蓋不一其人必不一乎其情與其意其不及陶之鶴虞之蠅也多矣今日身首尙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卽他年盡此身首而已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薤有露可

以當泪惟鳥石依依可以代弔客今日之身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薤露當鳥石爰撮土爲奠而告之曰爾其安茲隙壤風不能飄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凍裂腥風毒霧不能冥騁所鄰者或蟻或蚓所聞者或蚓之啼或蟻之鬪若夫狐兔蛇鼠之縱橫叫嘯入耳如聾入目如瞽矣聞骨不以朽故遺其後能食土之氣厚與所分之身又何論與十餘者與爾一人也乎爾縱非骨而性不速灰能與骨俱存願爾旣安地下底予地上使無頽顏於爾且得與冢中人抱義相見也爾幸勿化蝶翅



與夢俱生幸勿化兔類化鼠須以書禿毘棄幸勿化蝟  
毛以冗自悴幸勿化秋蟲之股以虛響自活幸勿化塵  
後之尾祇佐機鋒於玄席幸勿化鳥羽爲鷺爲扇止供  
野土作寒溫幸勿化脈望止以神仙裛腹併勿化龜毛  
化兔角歸乎烏有使余來泉時無從覓爾所不如埋豐  
之鐵終合乎延津告畢而窈窈而銘銘曰

謂冢外有全人已無鬚與髮謂冢中有全人復無肉與  
骨名則血餘不能化葦弘之碧見室人而不動缺常山  
之節儻陵谷之不遷將終古蘊雲之枕穴

雨東正集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玉書

字水功一字无界魯  
王時官太常博士

### 舒方叔小傳

舒先生諱某字方叔舒文靖公之後善醫少時好讀書  
思踵祖武不就而改今業願中心時時喜與儒者遊以  
爲吾欲以岐黃鍼砭活人而庭無長者車是使吾先氣  
絕神結旦暮聞人也俞跗倉公何爲哉天性忠耿遇人  
不平事正色侃言不避怨憎里中多直之乙酉留都不  
守戎馬旃裘闖我浙地旁皇無策聞錢公虞孫義旗起  
輒不勝鼓掌叫快登揚同心者以忠勇就事暨越城又

不守而有心人盡從海道中鼓艤揚帆先生恨不得同  
往日訊問其去住來往及兵卒多寡糗糧有無等狀無  
聞時也由是同志者多就其家告訊兼以四方往來一  
時不得下上倚爲信宿主人靡日室不履滿焉貧無以  
應給日從病家來盡傾其衣袖中所得市薪米毫無吝  
色偶或聞無所往輒捐其家所藏物以曲相周旋不怨  
悔也時就病者家診脈究證已不少停赴家若芒芒歸  
輒問有客無有恐不在頃已失有心人去夜旦握手與  
諸人劇談時事非病家再四促不欲去其神情意志在  
二三有心人盤桓酬酢眷戀稠密此外豈復有他重事  
哉吾充其意望海中千百艘頃刻飛渡真若海上三神  
山人爲我旦暮蛻我凡骨登蓬萊絕頂又若帝天司命  
可倏翻滄海一局不僅欲作桃源洞中家人雞犬不睹  
秦嬴法網已也以故與有心人絮絮唧唧時或叫號時  
或攢眉浩歎幾幾有哭秦庭七晝夜狀冬夜客至眾若  
悉其被以應客與老妻擁背危坐忍凍至曉此豈人之  
所能爲哉十餘年來身老子幼稍有所入皆以此中費  
去子然以死死時目閉有頃復瞪目問旁人有知事何

若者乎吾知其神魂之奔東海而叩波臣不少緩矣嗟乎哉此與古忠烈之不有其身家者何異乎

田氏子慘死記

禪僧大通者懋實進脩人也每夜分擊木板高聲念佛響徹天半周行郡城中驚策人士人多敬慕之日投錢米不倦癸卯某月某日夜忽塗遇瘴猛卒數百人中擁一人被欽拳五刑鞭笞雹下流血漬面以爲囚也駭避而竊視之則田雄也心疑異不釋頃聞將旦及督府門前傳雄於某時氣絕矣逆計所遇政是時也告於所知

南東正氣集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喧傳一時先是雄病篤出牲玉走望以哀丐餘生人以爲必不死豈有是而不受屍磔百慘者皇皇者主高高者天微倖以曲恕奚能乎至是聞楚痛狂叫號泣吐血而隕人以爲何得乃完身首死兒女子纏綿中何天道焉嗟乎哉吾烏知天道之用不別有神奇耶非人之所得端焉吾烏知此日之痛號非司命之屍磔其身而人自不見耶吾又烏知司命者政恐人不見其屍磔以爲得快然令終而故假禪僧之一見以告人使知亂臣賊子不殺於陽必殺於陰有如此之昭昭不赦赫赫可畏

耶吾又烏知他人言之或以爲憎惡造之人不之信而  
故令禪僧之風爲人敬信者以使人之信不斥爲誕妄  
耶良心不泯此賊清且慮疑惟此一案未結天日重明  
慘醜不堪自見至此亦竊幸得逃天誅斧鉞免爲世人  
笑罵口實曰若雄者得死牖下也死亦幸矣豈知有人  
焉從陰風黑霧中見其如是如是也哉嘗見讀史者凡  
見前代逆惡諸如輓車照市玉津道廟斲棺剖屍等狀  
靡不擊几稱快獨於此賊恐不無遺恨幸師之有此一  
見稱快於一時矣是何可不傳以記之以使天下後世  
之快於余言也此賊令終不快人意以爲天道夢夢得  
師目見一段公案以正告今之紳而歎弁而髡者以此  
賊爲榜樣師之度世真轉輪王也

董守論

字次公天啟四年舉人魯王時官  
戶部貴州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

請舉先帝大祥疏

奏爲痛激時艱追思慘變以作忠憤之氣以淬報讐之  
志事臣聞忠孝節義由於朝廷之激厲濡忍偷安由於  
志氣之卑昏故舉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憤振肅  
之狀動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靈感格之忱萃渙

合離全藉此道設人主於終天大恨置之若遺履之若  
忘則士氣不作士氣不作則兵氣不揚無論無臣恢復  
亦無臣立國也嗟乎痛哉先帝三月十九日之變今年  
屆大祥矣臣痛憶先帝焦勞十七載無一日不攢眉思  
治無一日不攢眉求賢無一日不攢眉辦邊辦寇無一  
日不攢眉計餼計兵柰此庸臣誤國頓遭千古未有之  
慘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窮居  
值此時日北望一哭痛恨幾絕南都臣子若遺若忘何  
怪乎忠孝節義掃地殆盡也今臣覩顏邵曹皆先帝培

重東正氣集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養之氣節驚心歲月當遺弓抱恨之春秋遊魂未返陵  
寢安存莫丑浙東之偏遂絕江南之痛況義士焚骸禁  
煙寒食忠臣投水競渡端陽哀慕所鍾尙成風俗則明  
之臣子當枕戈礪刃日爾忘三月十九之事乎真一迴  
思一斷腸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遙拜二帝不  
受朝賀今主上仁孝性成英明默運百倍宋高刻刻不  
忘報仇則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復則刻刻不忘  
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卽魯監國元年追思泣血之首  
一日也臣請躬率臣民徧諭各藩軍士俱縞素哭祭每

歲定以爲制使人人切齒人人怒號庶君父大倫從此  
振起忠孝節義之士亦從此感激并卑昏苟安之習亦  
從此喚醒然後昊穹悔禍軍士奮忠報不其戴天之仇  
神人共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永寧臣無任激切之  
至

六烈士論

士有處不得爲之地遭不可爲之時憤然以才烈自奮  
逆觀其必至殺身而不悔者陳東是也亦有時地既可  
爲己之力又足濟時地之窮若乃僨成敗謀沮忠遂奸

甘爲千古辱人污行不羞者李邦彥是也吾於學邦彥  
而殘忍過之得降紳夫己氏焉學陳東之死不悔其事  
不僅與諫諍同矯得華楊諸子焉昔之陳東爲其易今  
之華楊諸子爲其難宋運雖遭百六半壁尙存陳東特  
逆恐汪黃之用宗李之見排耳較之近世天不悔禍幾  
令普天率土不能復支華楊諸子思挽落暉於尺幅寸  
疆之上難乎易也若夫邦彥則難夫己氏則反易邦彥  
一偶臣異姓之議無論諸朝臣不容卽太學生徒羣起  
擊之矣設爲夫己氏者見諸君子舉事不過囁嚅臧首

聲隱尾聞付利害於不問亦足自完而必起而發大難之端以遂其事異姓之願豈不痛與華子而下亦無論矣楊之父於夫己氏爲石交不難賣友殺其子以自快可不畏哉雖然夫己氏所以負楊者亦有繇焉古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己氏亦慮其斷而先斷之也昔者謀殺六狂生楊知之北兵渡江鐫揭徧告當道自明投誠夙忱楊知之海上始盟而終寒楊知之向使海師得入城楊氏諸子操刃先之爲國仇未必願父友矣卽父亦不以爲友矣夫己氏安得不斷之乎然則殺伍尙兄弟者非費無極也奢也嗚呼天道有知說者以爲必有楚靈乾谿之禍吾則以爲夫己氏早有乾谿之報而尙不悛故非區區李邦彥輩所及也

弔賈大夫暨李恭人辭

大夫諱以祿北通州人崇禎之季寇盜充斥廣謀不臧遂與弟爾壽潛散巨貲結納亡命爲捍鄉里計甲申寇變孳孳入京元配李氏嫻書史敦孝烈語大夫曰妾幼時曾讀文天祥哭妻文恨其意輕今人妾與君此其時矣天果不造明城破之日妾決死之以堅君報國之志

卽不然艱難隱忍以圖復讎誓不以妾一身累君及冠  
至果白經大夫義不返顧走哭先帝於煤山賊麾刃兵  
及於頸大夫叱怒罵曰宏演內肝嵇紹濺血吾豈畏  
死者吾痛館閣大臣奴顏降賊無一人枕股而哭此來  
原以飢肉當餓虎之口肯容齒劍其甘如飴賊怒而目  
之堅守梓宮葬而後去去之爾壽所謀起義師部分未  
竟會吳三桂入關銳甚兵喪寶坻亟謀南下聯絡徂征  
之旅十三萬人踉蹌奔馳水陸兼發急則依山負谷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緩則掉蘇張之舌激以忠義仰天誓

兩東正氣集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江口血如注往往徼有天幸不及於難三越月乃得渡  
淮依史相可法時議密聯南北非智勇士莫任偵使大  
夫毅然請行潛身入燕悉得諸路空弱狀具疏乞兵急  
擊搗虛而當事者盡汪黃之流苟安江左坐失勝算加  
之四鎮張跋扈之勢良玉興晉陽之甲江防疏薄留都  
隨失大夫追扈從不及躡太后車後至廣德遇賊兵手  
格數十人得脫太后而身死車下嗚呼可不謂之烈士  
也哉然非蒸人激以必死之志不至此也江東再建爾  
壽以薦補蕭山令上其事朝議躉之追贈今官暨藥李



氏亦報忠之崖略也董司農聞而神往弔之以辭曰

閔大夫之侘僚兮瘳顛隕於中葉鬼蜮覩其面目兮痛  
虞氏之不臘天路歟其維難兮城闕沈以鼓聲磬玉帶  
毳馬甘降賊兮巾幗飾以媵臣妾何魚不龍兮盈水而  
蝦何草木不芝兮彌野而莎皇圖刳削兮廟祏殫戈蕩  
坤裂乾兮逸乎王家縱啄怒吞兮衣冠嵯峩老魅跡結  
兮冀陰身而速化嗚呼壯哉大夫之惋鬱兮祔帝尸而  
哭之誓投肉而委虎兮猶九死其靡歸天若悵鐘簾之  
如帶兮翳期提金箴以鋌癩耆嫉臣子之召侮兮乖強

雨東正氣集卷二

王四明叢書

一初圖刊本

援之接籬驅雞斯以守閭兮乘豨斃而駕衡繫長口而  
笈之兮鬼車異而晝鳴任烈妃之絕命兮斬結髮之素  
纓蹇寶坻之衄折兮偕雁行而迅征過漂渚而寄食兮  
託蘆中而渡荆貪一旅之或以興夏兮逗孤跡於淮城  
壽私語之繇衷兮恐甄別之未精大夫泫然而深悲兮  
吾誰爲同病之相憐代馬望北風而立兮越燕嚮皎日  
而親覲南北之津梁兮吾何惜瀝血以灑風塵忽中原  
之得濟兮猶將呼祖逖招劉琨淬寸鐵之勿持兮耿忠  
略而誰謀表丹忱以乞師兮白日爲之匿幽夫何魚遊

釜而尙適兮鳥入學而矜其糗嗟幽毒已革膏肓兮休  
烏雄而斥兪跗彼童狻之何知兮娛鳩媒而窳天步六  
龍鷄兮春無主翠華踏兮塞樓櫓躡坤輿兮鍛葆羽咽  
中道兮舞名鹵大夫一死兮戰血枯不負雙烈兮賢地  
下壯士不還兮易水怒寒風蕭蕭兮神靈兩嗟大夫之  
忠貞兮景文山之與舉當南奔之踉蹌兮擬真川之路  
迷挾弟壽而終濟兮擬駕閣之並棲依淮陽之史相兮  
擬苗守之孤睽哭秦庭而無兵兮擬制使之噬臍及喪  
元於廣德兮擬燕市之同鸞維大夫之死烈兮傲歐陽

南東正集卷一

三四明故善

粉閣刊本

以死妻痛佳治之纏繯兮稽前修以皆然天觀閔以不  
回兮矧予袂之漣漣耿雙魂之在天兮互宛虹之連蜷  
大夫成仁李取義兮偷生視息當佩絃

大中丞玄若高先生六十壽序

蓋聞之高先生嘗恤刑三楚出守荆南觀察長沙秉節  
鄖陽癸甲之季巡撫川漢始終始於楚云撫楚未幾而  
告燕雲失守矣嗟乎當事者不知用楚故至於失燕也  
嗟乎不知用先生故楚不爲燕用也自楊武陵一出識  
者知楚已不可爲遂成國家基禍之本繇是而秦豫之

臂斷梁蜀之脣亡使先生前武陵而建鉞何至舉天下  
全盛之兵不足爲寇振落也今已矣先生退老邱壑矣  
己丑之秋八月陸子春明偕同志輯爲詩歌進先生六  
十觴酒酣起舞猶時時不忘用楚也以諭窺之古所謂  
燕居深念計無復之設爲慷慨者安歸乎非密謀光復  
寐夢中興又何以稱焉而胡爲置有用之楚不自肆於  
一時而恆於動目鼓掌聞庶幾賢豪健者知我哉雖然  
楚非無事之時也昔晉人守合肥壽陽則劉石不能踰  
淮以圖晉陶侃使桓宣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  
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夫  
荆襄江漢與秦蜀之相爲用其效夫亦可觀矣然則守  
江陵可以開蜀守襄陽可以控川陝守武昌可以蔽全  
吳古之人皆知用楚而我獨不可尺筆使乎故曰不知  
用先生故楚不爲燕用也先生略用之於守荆矣額兵  
止二千有奇而練於鄉者且三萬寇於是不敢度荆西  
半武長民者不忠智素著徒操尺一驅黔首鄉之駢枝  
也久矣戰長沙也聲於西城圮於北城顧反以備在聲  
者攻在圮堵輕兵拒走之僉曰力能脫諸險乎原夫伐

謀於奸宗銷內應也菱花之兆豈僅恃在神助哉耶寇  
五至而五挫之其薄城也不以月計亦以旬計先生斫  
營而出追奔而歸大小百餘戰捧全城而還之廟謨不  
徒以一齒嚼賊血誠直幽貫張許所可惜者不得如睢  
陽蔽遮賊勢使天下不亡耳東京之收北平之陷非先  
生之守較不敵也時地之異使然也今日者令天下有  
心之士巡數往昔於樽俎酬酢之際作拔刀斷指之概  
吾故曰楚未竟先生之用故至此也論述而壯之乃作  
楚歌以爲壽先生愀然曰君休矣是猶謂不忘用楚也  
雖然楚非無事之時也歌曰

甫東正氣集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景山朝戰陰雲黑竹山暮戰金商逼一口三挫磧火連  
中丞大纛星河北戰酣熱血鐵衣寒北平突騎入呼韓  
悲風草沒摩旂石全楚征人壁上觀二十四郡無義士  
十七友邦同日靡中丞摩手揖五峯臥壁龍沙鼓聲起  
玉衡從此夜失光歸來雙袖舞斑裳娛親玄髮鏡中立  
每飯豈忍忘封疆秋深石篆書初度堂上桓榮勤孺慕  
左郁右馮忠孝林猶是渥洼開華路先生辭曰吾何壽  
昔挽霜刀今白首魂夢猶應瞻楚山高帝皇輿意中有

我操楚歌雜楚音爲君再歌上堵吟醉來惆悵新城路  
秋月照見先生心

甯東正氣集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甯東正氣集卷一

甬東正氣集卷三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楊文瓚

字贊玉一字圓石崇禎十二年舉人唐王時官貴州道監察御史歸里殉節魯王贈右僉

都御史國朝賜諡烈愍

四難六失疏

奏爲剖心瀝血痛陳時事中興有萬不易爲之勢有萬不可失之機有萬必當爲之事懇乞聖明俯察以罄愚誠以答天眷事臣幼愚罔識荷蒙主上破格超擢隆遇千古未有自反悚仄報效莫從惟一腔熱血斧鉞不避

甬東正氣集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碎首無辭庶可仰答朝廷俯質衾影臣不識忌諱請痛哭直陳之古云勦業難而中興易臣謂中興十倍勦業是必具旋乾轉坤之略兼臥薪嘗膽之志稟英明神武之志兼審時觀變之識而後可爲恢復之事所謂智勇深沈堅忍以濟也故自來中興之盛必推光武臣觀今日之勢與光武甚相侔又正與光武大相異光武承莽篡之後不過綱紀陵夷人心散亂故一反而輒定今寇橫於前敵驕於後兩京淪陷瓦解土崩此不易爲者一光武時卽公孫述隗囂王郎諸寇雖一時並起可徐爲

勘靖亦可因藉爲功今豫楚川陝亂離已非一日而積貯空虛人民凋瘵此不易爲者二光武起兵舂陵合平林入武關取洛陽據中原以控天下地利最勝今海隅偏陬危卵勢逼此不易爲者三昔平林諸將小敵怯大敵勇雲臺濟濟復見漢儀今名勳數藩而外落落鮮儔此不易爲者四然恭逢主上智勇天錫日月重開旣得熊貔之干城復獲帝賚之良弼且八閩天險可以制勝此天所以資主上爲中興基也矧寧紹義旅奮起壁壘江上雲望王師不能朝夕主上若奮揚威武順天應人

兩東正氣集 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在此日所謂萬不可失之機也乃不審緩急之勢察遠近之情發雷厲之令以振赫然之怒致守者復失聚者復散以聖明神武之主而反令天下有王業偏安之惑臣竊爲主上痛之臣亦不能爲主上解之也此所失者一也夫得天下有道得其心而已親征一詔引領以待主上若如期而發暫出劍津隨發一師隨遣一將陸續接應以慰輿情以鼓兵氣則四方固知主上誓師之誠亦昭知主上恢勦之志後蘇我后日可俟已乃一月而數易其期而參差其事人不諒主上之艱難措置而

反議發憤未雄是不以詔服天下反以詔疑天下也此  
所失者二也凡所遲滯總以爲師行糧從司農告匱之  
故然光武不階尺土何處積有數百萬金錢卽今鎮臣  
方國安義師數萬亦豈俟饟足行師耶且八閩烽火無  
警征賦如故卽先以舊饟給舊兵便可徵發隨議搜括  
議勸輸議徵解時可協應軍前何患脫巾之變且甞不  
共天滅此朝食古嘗有備三日糧以決勝者主上奮旅  
一舉宜一心恢勳專事兵饟餘可勿問則心專而物力  
亦聚經營一月卽可爰方今主上自正位以逮今雜費

亦幾數十萬乃偏於兵饟不給者何也此所失者三也  
夫閩以外將軍制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衝鋒折俎賴  
有前驅主上若先選一副將勇敢當先而大將軍以爲  
後勁則進可賞之以功退可加之以法庶令行禁止師  
出以律今遠不及制而近不可期此所失者四也夫爵  
祿所以奔走天下也豪傑之士皆有富貴之心故戰必  
勝攻必克懋爵賞以待虜功不然爛羊之誚古譏之矣  
今元勳重藩再造中興此心明同日月功奠河山卽酬  
以寵恩不爲過乃若勳未建而爵先盡則泰生驕驕生



伏成暮氣矣此所失者五也夫治國之道首先節用況今軍旅煩興苦無點金之術今主上仰屋深憂而賚子頻繼雖云激勸微權然以緊急之需應不急之用獨不念江干兵卒至今有單衣臥雪者耶此所失者六也以此六失當彼四難臣所爲痛哭直陳而不能爲主上解之也然主上今悟矣決矣天下事其猶可爲矣臣見親征牌發定期朔日申令必行臣不勝爲天下喜爲主上賀竊亦爲身家慶臣自同錢肅樂等協力起義已捐軀不顧又何在乎功名然矢力戰守者無非欲還一抔淨

土於朝廷而身家有託今師老糧匱旦夕莫支且魯國主視師江干憂勞成疾臣民共惻惟恃閩師一舉共圖恢勦今望失雲霓人情遂多同異臣雖目擊聖明若口聯絡而眾心所疑一口莫敵故仍不憚兩番跋涉哀請速駕正以王師至而羣情自服也然主上駐蹕三衢以彈壓控制則內可呼應八閩外可督率浙東又中可防禦徽寧通聯江右誠要區勝地也且臣鄉之所以不克取勝者其故有二一不合心一不合力欲合心力則必聯絡浙閩欲爲聯絡則必收羅人望人望來則依歸眾

依歸眾而恢復之事成矣故主上欲復浙省必以浙人任浙事則形勢始審虛實始明聯絡始易且父母廬墓所在人各自保室家罔不用命也臣才疏學陋軍旅之事未諳但要害頗熟籌畫頗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奉旨隨征聊可備左右之顧問至聯絡一事臣仍身任之凡負才品重望者無不可領袖依歸令之速來趨戴但臣鄉先至者未得數人臣子身亦難呼應鄞縣舉人郭振培以勳衛世胄夙諳韜鈴英才偉抱人望所歸屢蒙旨優敘今同臣入閩見朝具疏又奉有投誠遠來作何敘用之旨今願効從征伏祈主上一體破格庶收得人之效而臣亦得同心任事矣伏惟聖裁臣於戰守要策理財要務另卽具款稱奏先此冒昧瀝陳臣無任悚惶激切之至

再請親征疏

奏爲一誤不堪再誤一阻不堪再阻謹獻血言痛陳利害懇切聖明獨斷以圖恢復事竊惟帝王者天下之父母也非親不生非君不成人主以天下父母之心爲心則八荒我闔四海一家故欲使天下無不服當使天下

無不信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矣又曰信以成之弗信民弗從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服今主上龍飛奮武一怒以安天下普天率土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伏覩親征恢勦詔書頒發所至引領雲霓刻期以待乃十八日之行不果以致兵民失望疑怨滋生遠邇有異同之勢臣故冒昧萬死哀陳四難六失之說幸蒙主上鑒納今朔日爰方臣深幸天下事猶可爲人情猶可一滅虜恢疆恃此一舉不意復有百姓之阻夫擁留懇切固屬百姓至情然未體主上一匡天下之志愛之反以誤之矣

夫今日之主上天下所共恃爲安危之主上也況閩地不經兵燹親征之舉正所以保全八閩若臣鄉百姓乃起義之民也流離之民也罄膏竭脂以助饑之民也已

在湯火之中豈忍坐視一身之手足痛癢漠不相關矧錢塘一水撐持半壁乾坤耶夫濟人當於其急救人當於其危今師老糧匱傾危旦夕且士不一心兵不合力將不用命非重以天子之赫靈必不能鼓勵前進臣欲主上暫出以謝天下之口以信天下之心以一天下之勢則四海昭見主上矢天誓日之志自然一乃心力罔

不用命矣又何慮異同疑怨之不可釋哉如謂不知進退而欲以至尊冒不測之險非臣之所敢期也今主上時發乾斷決期初六臣不勝踴躍然期不一期改非一改臣恐明勢至今萬無可再誤之理復祈主上發雷厲之令決赫然之怒不許再阻阻則以遲誤軍機定罪則奮於一往恢勦之事可圖矣至八閩柱石長城惟恃平虜侯一人功俸日月勳奠山河民可依爲怙恃者惟祈主上堅留鎮守竟從洪塘令反則百姓之心固安而主上留守之計亦可萬全無慮矣臣念切恢復志圖一統誠不忍中興事業垂奏失時起義臣民懷忠罔濟至臣一身一家又何足惜但深爲主上痛之尤爲英明神武之主上惜之也爲此瀝血手書痛哭俯伏上陳伏惟聖明裁鑒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華

夏字吉甫一字默農魯王時  
宮職方主事殉節贈諡詩

象山民禍疏代

爲差行慘見民難差竣特虔入告事臣某捧敕往祭已故臣姜瀉里緣家尙淪陷祠設象山奉諭啟行赴祠成書歷慈而鄞所見荒塗不草殍黎僵臥真出鄭監門繪

圖之外乃迤邐至象山縣而更有言之慘目者象山之爲縣也地不斗大懸僻颺洋之央卽盡毛其土未足計戶而粒每斗糴於旁邑舊時軍止土著輓倉儲而飽之尙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鮮食可日給亦惟波恬帆至得腹果也今水棲復多盜矣歲不屢登買遷渡絕而供應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壑劫掠風呼征求星聚無從易子惟有炊骸所幸漚濱地樸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縣袁新猷味之卵翼之能於擘肘時洞見撫字俾民甚愛其父母而不忍變焉倘有智

門寺僧倉庾頗著饑氓情竭黠者欲破其困而迫之使糴是亦勢所必然乃僧貪罔理陡闖客兵備勦干戈因之玉石俱焚矣夫民欲爲禍固不勝兵也而及禍以逃禍則萬民猶一心也三月十八日臣適抵象山縣治凡近郊家室惴惴兵禍百不能驅客兵以倖無死及入城晨起果有刈民如草之事屍橫交道血注成池彼父我子互泣無首甚且夫被戮而妻已受淫體若積柴頭如聚壘嗟乎此時臣見民接踵而死其痛心及髓之憤若火簇燄灼可絕也縣令姜圻徒跣奔救僅得出一言慰

民而煩聾屏息似忘酷慘臣又聞先是民不敵僧縣令稔知其怨而莫從白民亦將謀發難以伸誣也而臣適至咸知臣爲主上使臣遽相戒止曰毋驚我主上敕旨也及諭祭次日兵戎尋鬪身膏刃而猶聰聽縣訓臣於是知民之甚馴而可教也卽流離困苦中迫窮患害而獨知有君父在且臣所捧者王言耳尙未賜賑恤瘼也而民特拱護之恐後今甚難恃者令長耳令長誠慈誠不吝捐軀而民直親之不敢違民若是不饑死卽兵死也以告糴而雇兵以雇兵而尙念君父以罔警民豈如

雜割其母而卵併不畜民豈如蟻石已煮而槐亦無穴然向以爲民則念愛戴以沒身棄而爲兵不免甘心以事敵則明大分持大義世沐二祖列宗之恩澤而及今惟懷不替者亦獨此民甚憐而可倚耳書云君非民罔與守邦又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佳兵猶屬不祥也易又云守位曰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師貞眾正以毒天下知靖民益不可以兵也臣願主上急頒汗詔風馳象山恤民疾苦問災弔慰以安厲魂而畢棄咎如慈如鄞如奉凡被兵之地統行撫恤所稱俟后其蘇卽

哀憫獨一詔已臣所由目擊心凜而仰體主上實切愛  
民之仁不敢不急入告耳如臣言可採伏乞主上敕部  
施行臣某無任感激踴躍之至

工部員外郎九淵華先生傳

嘗歷稽載籍能當一面稱幹臣其品自挺著至於遇或  
不及時或及時不大堅甚有未嘗一日當事已隆厥聲  
施於後者今昔人何特重遇也余觀起部尙書郎九淵  
先生工古文詞精草篆行能不獲徵諸牒而徵諸牒卽  
耿耿莫竝乃在籍未久以方今修有權率苟且饜歲月

東正氣集

卷三

十四明發書

約國刊本

將若何余知九淵信不朽矣傳曰九淵者姓華氏名顏  
字九淵別號心齋其先錫之梅李人系出南齊孝子寶  
後孝子二十一葉而生原泉原泉生暎暎長子永以宋  
紹興末寓四明占籍施山則自祖宏首元至元榜來供  
職始故及九淵得世有施山而山隸定海之北因自寓  
公爲定海人焉九淵父贈工部員外郎傑嘗丞內鄉攝  
政清而惠一旦感疾歸內鄉人願致其邑女今贈起部  
公與喻宜人偕歿九淵雖廁名邑弟子員例食餼重望  
眼之猶及圯下受書時也李宜人以故嚴九淵令博遊

毋慮當是時贈起部公素稷貲薄產不足謀而侈廢產  
俾九淵讀室益罄李宜人卽龜耕統寧能噉多指食以  
需九淵脯九淵故長兄子存義寔且豪前九淵謂第往  
耳吾日積壺資足佐斧家幸粥糜代饑不及必自身盡  
之使公忍往而迹絕裾卽今日何以處不肖義九淵謝  
唯唯入茗大中丞潘公見若渴令諸子鞭九淵意不可  
應寧國守史公聘一時名士若鄒君臣虎願與交九淵  
獨不樂太守邸率寂寞返返卽入郡向兄子存義所讀  
余嘗耳九淵奉母不給於鮮兄子鮮之夜讀不喪於膏

兄子膏之以故聲名籍籍冠蓋聞所居戶嘗滿因積貲  
補太學日益事遊足蹟幾盡幅已酉領畿薦癸丑成進  
士時當館試大宗伯孫公因脩卻者刺二難字以不首  
九淵甲特懸庶常榻揖九淵九淵執不肯往遂東馬首  
明年春奉宜人入邸主工部屯田司事董山陵役有成  
績忽遭艱去服闋改本部營繕司監節慎庫夫庫廓鉅  
萬緡稱泉府而歲費不經便出人者墨況在錫貢莫應  
應而兌耗三之一僞易五之一遇徵發賣得我於頰而  
詭不敢稽其用積貯寧不立盡九淵沈幾極慮絕干請



石赤不奪荷先皇帝初立乞裁煩費杜弊孔誠合卽非  
制得者爲令不合卽制可芟爲蕪一唯吐納之管是難  
毋敢眯睜目以深謀肉而身城社鼠因上三事請十庫  
之藏除可經久不朽納作會有餘輸餼聽賢弗令蠶鋪  
墊恣蠹壞以噉我疲民講吉凶諸禮儉分封自一切器  
用弗進悅奇技淫巧而鑠我積珍慎解納采辦借力守  
土官民敘勞勩爲陞擢弗壓奸商積蠹壑而毀我膏血  
當是時九淵逆知與中貴人大不便而大司空王公獨  
才之於是天部郎闕疑九淵名上會有齟齬者因例轉

再東正氣集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海國刊本

本司員外郎題督兩窰軍器皇城鼎建諸務司節慎庫  
如故先是攝庫不得他攝事卽無攝事而賄得敗名敢  
□以智術爲他巧者其罪沒九淵允百蠹節濫爲毋乃  
瘠形苦神祈節用以報主知如府第片瓦成額費薪三  
十而窰監猶多張瓦以螟值一楠木率三萬金致而司  
木以不中長不中圍微腐於漬輒報罷廠使例情委國  
服例遞給權璫賢弊於吏胥吏胥穴竇於牙紀辱輔依  
而握騰焉而九淵矢當日帑臣弗先期頓委我弗後期  
稍禁我實卽與陶成卽與誼以用揆材以効償勞止給

據以煩司帑者報銷而手不一涅且事必身之日與操  
作人按表責成能咄嗟辦而不苟奏功圖效計額擬費  
費視舊僅什之二國用毋仰給而子來家不破刀布益  
饒嘗伏讀覃制曰爾以土木勤劬事我皇祖考於鳩工  
之肆習聞爾竭股肱集事惜銖兩明廉山陵之役三月  
而奉皇妣以幽宮司庫之寄年餘而積羨鏹於千萬赫  
赫聖明知臣節儉豈惟臣幸不孤天王諒臣勞瘁矣未  
幾果病病且劇而捧校粵之救以行不浹旬卒於德州  
公醫時天啟辛酉夏五月二十四日也距其生隆慶乙

丑春秋五十七歲悲夫九淵性穎捷氣憤滿而外貌雅  
馴與知邊要灼敵情軍事亟願得裘帶入戎馬場懸樓  
蘭致闕下假令試事竣越次進對翠幕南庭安知不談  
笑之何有者乃不惜霄漢又窘其日月卒令功業不立  
見謂非遇耶遺子一名嶽太學生而先是九淵故長兄  
子存義因好施家計益窘至不敵而殂九淵聞而憐之  
以是年檄義子夏讀宦所適遇德州而九淵手曰白袍  
黜墨終不可湔山雲老吏猶知吾庖節慎時若先子頌  
舉以簡我我不獲拯若先子溺若先子寧望我我恨不

早見若成名使今日得下報若先子遂卒夏乃輯九淵  
前後條議爲疏稿併舊刻北山小集雁字詩行世而特  
丐予總九淵生平云

高處尊伶仃歎序

脈脈千古不閒而丈尼父見文尙歷知數知人知神而  
後得之近今惟椒山年譜曾云見舜或律動而天神應  
也若文中子必謂遇魯叟則惑耳胡生見彭生化豕刖  
爲因果輪迴以欺智人乃謂三國人品爲高皇呂后三  
傑及項重瞳再世雖楚羽濫布頑勇滅倫頗相似淮陰

甬東正氣集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新國刊本

奇男子竟化曹瞞耶不忍倍漢淮陰忠肝固如鐵矣憤  
女子詐而侮獻斬漢冤淮陰殊甚嗣是顏文呂陸猶後  
來者居上韋皋爲孔明後身已覺不倫而云吾夫子生  
韓滉時正得一有道羽士滉又因季路再世而起毀聖  
誣賢當不特秀禪師訶黃庭堅入驢腹中矣漢益德巡  
於唐飛於宋差足比擬卽靡敢失節亦若秀考亭賞睢  
陽人倫天道語不置則睢陽學問獨優次惟武穆湖南  
寺詩與所上諸章疏動膾賢舌不知桓侯謂昭烈應以  
禮折超悍固非純任天疵也况讀涪陵桓侯刁斗銘皆

俟手書雖末技亦工與惜乎一死殊覺無謂鵬舉力足制兀术而授首於宗子之家相骨肉自殘令人髮指必若睢陽斬六降將食雀鼠併其愛妾督雷將軍輩中矢六折指一呼南八兒同義力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死毫髮不謬零丁吟所由惜信國哭許張見志也許徵不及張故後世止曰睢陽云噫讀書當明其大今名公臣士自稱忠孝名義其布帛菽粟也復卑之謂不足聳觀聽僥倖事偶合古必互自標榜且薄子房不足爲而孔明鄙蕭魏鄧李爲近世而周召而伊傅譏益德鹵莽矣鵬

舉未明哲矣睢陽何必食人恢復何必守睢陽矣信國七日不死吞腦子不死坐臥三年一小樓不病鬱鬱死而終頸膏元刃又謂黃冠歸故鄉實懼死矣況乎寡廉鮮恥滅絕君父肺肝莫掩石出水落而動撼孔孟又懼孟不足折人也必誣引孔子令時中同於馮道而後已百不一懲胡元儒居七等在倡優下降至聖爲中賢之慘而媚於馮奸之慶弔俄而談當今文名如黃海岸夫子師之友之倪鴻寶禮部鄉之里之黃石齋先生或訪或謁以驕人未敗思其言言固千古涇渭亦甚辨聲譽

足動公卿奔走海內矜飾家傳者謂張許納信國之馬  
豈非馬能義如犬義蛇義猴義乎猴有猴豕蛇有蛇豕  
卽猛如虎亦有虎豕稱馬豕夫亦秋夜生賤人貴畜以  
與睢陽相琴瑟也予猶憶丙寅三月渡蛟川大風覆舟  
浮沈颶濤十里許自分葬江魚腹中而學不能賦騷魚  
不納抵孔浦得破浪出去春連晨不爨卽三日亦不滿  
丸食乃爲癡忠下縣禁不能死其他時瀕死者累累不  
但暨陽之夜逃留都之不吞美餌而接浙逃又不獲死  
豈曰神實呵護大抵吐棄不警耳然後知信國之馬滿  
腹文章節義也是以取貴乎睢陽馬果受何人胎信國  
果何人再來哭睢陽廟者爲信國公而哭而哭信國公  
廟者眾乎寡乎抑僅馬乎昔李默哭項羽廟塑羽大淚  
今日誠哭信國公廟得誠下公淚如塑羽否謹以問之  
秋夜生時戊子姑洗閨日書於皋陶座側

詩稿自序

秋農習舉子業不暇詩癡未敢隨豪舉也生盛明妄懷  
攬轡癡未敢隨章句讀也乙酉閏月廢手椽執戈同仇  
癡未敢隨俊傑識也已而戊夏之變避亂入山天降癡

性益怙其愎不忍自許廢棄有山中一百五韻感慨寄  
胸忽思木石鹿豕惟舜可同耳遂舍之復居城市及今  
重九又匝迴矣其閒坐困絕炊或日見一或日見二或  
旬日連三見二見或閒日竟絕外餘多奔走乞食耳初  
夏又被逮下獄六旬非癡災卽癡禍癡逼也賴石交纓  
被救得慶有生然而得生卽癡雖自顧駭甚偶讀晉樂  
府日重光月重麗於重九又癡思今重九後更題作誦  
矣因自舊山中起至今重九日所作通行錄出以寓微  
忱附舊時作數首蓋避難時悉焚箒稿凡代作嫁衣裳  
併私貯竹木屑靡遺惜不蚤同蛻瑩文冢冢之安得炬  
燼仍資徽人笏數亦負卻仰屋抵牙其何辭遷怒幸一  
適別項書鹿參錯存附棄甲敗鱗耳無別妍媸感贅戒  
遷怒也

與莊漢曉書代

恭荷老年臺勞神朝夕奠安桑土俾會勦旅眾無憂東  
顧銘謝銘謝弟某就道後遞遞聞報而策蹇兼程於赤  
地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餉前  
咨某年伯金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啟行其餘定

約五日解赴此萬年臺同面訂者迄今似置罔聞而舊  
給四十日之期將滿應給八月分之請已瀕尅日渡江  
卽古稱焚廬舍破釜甌以示士卒亦必持三日糧弟某  
其能量沙息巾呼乎乞老年臺多方澤祐轉伸如焚之  
情於某年伯必察咨悉給庶尙立濟至前日娥江道上  
已有擒奸犒偵之賞況卽日斬賊功在必酬是又不敢  
閩之某年伯則某請饜之苦心萬不能緩惟年臺實知  
我天旱殃人浙中不可車挽尙賴手運雖戴星未能時  
至鬯圭旣竭巧婦失炊萬一敵知財匱以老我師害及

甬東正氣集

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浙矣某年伯某年臺應慮及之臨楮戰慄望眼已穿  
伏惟恩恤不宣

與某書代

恭惟老祖臺撫字屬吏受愷澤於婁東奠安甬江復子  
諛於下邑某何幸隨地俱受恩施也茲痛五月之變方  
處苦塊敵氛入省做郡多懼立異不揣拙癖謬爲衿民  
所推墨纒立盟勸懇王九老登歌集兵江干事多意外  
因復分汎又知義輸不及額餉毋忘九老義兵食義饌  
成說早約堅矢期無愧勦復大義不自意又煩督過露

刃相脅幾致不免特題吳三府專理義兵饒務冀祝無  
他荷蒙老祖臺駐節如枯魚得活如僵尸可起懇乞調  
護司饒釋做汛軍譁勿令懼勢雄嚇奪而前此官兵侵  
食義饒者盈二萬有奇雖張閣部于公祖移察正供償  
補尤賴老祖臺嚴檄至火藥軍器費標下遊擊精敏忠  
練自起義來向委採造仗叩台臺救彼終始應援無誤  
軍需其城營各兵曾致書吳三府挑選百餘稟命更番  
藉茲新穎鼓舞朝銳則某渡江有效皆老祖臺昊天罔  
極也某孤介不合時宜惟賜憐愚苦而許之三軍幸甚

國家幸甚中興聖主幸甚佈悃哀籲無非瀝血某更有  
私請十二日之戰渡營隔岸敵來衝六次不動幾稱義  
兵第一奈各帥敗衄恐孤軍難立收營偶乖淹沒數十  
人時中軍某比童戀汎托病僨機革職逐歸聞騰播訛  
言煽惑搬移反加惡諱衛弁不念世澤居平則盜運肥  
家臨難俱獻印降賊見某起兵競求從征自贖乃某等  
領差到紹興造旗幟潛入寧波謀私不前夫懦將與訛  
醜弁翻覆老祖臺剛果嚴正必抱同憤萬一呈身貴標  
下恐其怙過罔改特此瀆聞統祈照原不一



王家勤

字貞一 一字石雁 福王時  
官大理評事 歸里殉節

### 秦立四帝議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皇始典籍未焚考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理而行者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

東正氣集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長子故每禪五德之一而王天下君既秉一德治世四德輔行則天以一德之氣應於上而四氣輔行是不在虛空太極之天卽於五行之中相禪以上所以天下相治世代交遷彼秦自文公獲黑龍之後君臣世以爲有水德之瑞孝公早有吞周之志儼以黑帝自居故始皇尙黑以黑帝爲天宰而餘四帝立祠乃君以德王天以氣應秦祠良有深意特未審其果當於水德否耶

### 何去來辭

何去來兮茫茫天地吾安歸旣生吾於一日胡造化之

可設四海之聖人一理千古之是非可爲儻人生如大  
夢邱園可以不懷儻人生皆實事則一身之外何物而  
勿隨徐海之五雲可改楊朱之歧路奚悲童子飛而秦  
始大丁令化而人已非吾不生於古之上安知虞夏之  
難追吾未生於今之後安知造化之相推乃命晨駕俯  
仰天淵乾坤浮於泡沫日月落乎籠閒知老穉之一致  
齊寒暑而忘年胡南如在其襟帶海國寧問諸滄田若  
夫悟者成聖愚者爲仙神情相屬曠代纏綿移終身之  
步履八極可以周旋相古今之事物憂歡何所變遷耳

目以疏而心思以闕閱歷以久而情性以堅誠何爲乎  
不可乃甚有所不然螻蛄之聲十里羊角之勢中懸雲  
正浮而未盡花自顧而難言朽春夏秋冬之一物耳老  
東西南北之至人焉振古如茲袖手誰憐何去來兮人  
各有其一天無富貴之意外無貧賤之目前何去來兮  
人生之業無鄉高卑不足傷其跼踖圃田無所措其短  
長山將霧而豹起雷欲鼓而蛇藏古之英雄多妖幻兮  
豈獨吾黨之思狂吁嗟乎何去來將安歸江東父老日  
以衰心事日以違四方各有士天下一丸泥試數武之

所在來今往古以相期接九霄而四眺抱雙膝以三噓  
何去來將安歸

彈貧鬼相責文

下土倮蟲長拜言臣惟天下一體形性素全詎觀此際  
僉號奇冤蕭蕭何人漠漠非煙翻辱播醜離骨垂懸寒  
裘襲徑匳瀝顛連酸聲傲態讐俗欺天謹按孔方青蚨  
等訴稱身期刀匕之通率爲貧鬼所抑欲入而翻使我  
出欲居而不得隔宿無端生意外之思少停來詬訾之  
咨余等早行而午夜易主翁之顏色余等豈願巍門而  
伊以我爲濁余等豈樂侈靡而伊以我爲役必使一介  
不留舉家顛惑方逞其所欲某月某日掩至東家擗戶  
辱聞憑巫噓妖再三譟聒用是卉服穹居熬皮煎髮某  
月某日協比西鄰蒿目飄塵虎踞土屋聲臭辟人遂致  
抱衣殉火沃焦覆鬻稔知是貧非病卜諸焦生焦曰貧  
鬼相責口眾君一安之禍遲遂之禍迫旣不敢逐勢共  
纏綿反曰士無生氣胡爲鬼先又云鬼勢自得何煩做  
貧乞憐乃竟循陰襲賂盜天功以鳴己德不曰詩得我  
而工則曰士得我而見節故韓昌黎縛草結柳理絕通

問而妄肆伎辭揚大夫遁世離俗合投荒馭而謬加厲  
色如其有德胡爲出與願違居止捫蝨戚族蒙頭高閣  
憎責緣知貧不必無而魔終須殛隨命中山千日公等  
拘勘後今據報稱貧鬼供皆錢守備之讒謂本導主以  
閒閒而錢守備導主以戚戚身未導主以守貧而錢守  
備導主以相激因爲請釋而臣終不然也夫使貧而無  
魔則雖面皮盡剝肝膈自真何至口同簧鼓腹生甲鱗  
使見貧而不見魔則雖略形骸仍存體面何得推人墮  
淵弄舌如劍然則該鬼非特迷貧也併能迷及見貧者

教以挪揄且復迷其按魔者假以嘖笑昔惟仲由斷無  
宿諾故得與狐貉之厚相親而詎云違我以貨殖則不  
入道得我以衣敝可永終身妬孔顏之多禮使其師徒  
競擲陷於陵於蟻蚋更疑造化失真狀若憐才才子盡  
被其累假稱無欲所欲有甚於生旣釀室人以交謫偏  
工怨誹於親朋始或帖耳搖尾終必切齒猙獰豈彝倫  
之盡斃皆此鬼之式憑若縱令黨援漸廣口舌滋增勢  
必煙消萬戶棘叢千城胥人物而並蓬頭垢面變世界  
以作蟻垤蠅庭臣爲奕禩起見奚必因窮吞聲宜申明

憲律亟置典型使天下各親其親而故其故以長有此  
晨昏詎致道塗役役意態紛紛臣謹奉簡以聞

南東正氣集卷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東正氣集卷三

甬東正氣集卷四

鄞縣董 琅純齋編輯

毛聚奎

字象來一字文垣  
魯王時官戶部郎

輿人卑人丐人傳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都城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于蕃親見其事爲弔之卑人者于姓江陰人都城之變傳新縣官至于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里邑俱未詳闕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

甬東正氣集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吞月子曰夫輿人卑人丐人也而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輿人卑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者多矣不輿人卑人丐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立傳也曰輿公卑公丐公三先生傳旣而思之今之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輿人卑人丐人者也舉輿人卑人丐人而公之而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也殆於不人之也故從而

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別於不與人卑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

異獸傳一作孽狐傳

有宋宣和間天運中徽王室多難災眚迭見陰長陽消迄七年乙巳有獸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毛羽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公蠻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寡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虬王蜂王蠓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冊元龜為皇后用襄事冊鏡及蟒為左右妃戚夫人趙昭儀也冊豚犬為太子

再東正氣集卷四

一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劉表乃立百官雜采漢唐六朝故事其大將軍則豺狼也梁冀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暉其關尉則乳虎也隋其奉車都尉則瞎虎也谷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也何其侍中尚書則崖柴狗也鄧其外監則陰拙之狗呂文度見禽獸決錄其太師曰黑獺宇文泰其廬州牧曰焦湖獺南唐張崇其僕射曰驢王奐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瑾其尚書僕射曰貓曹其禮部尚書曰鴟鵂蘇循其天官侍郎曰橐駝吉其宏文學士曰疥馳劉其司徒曰狡兔王衍其光卿曰鶴登申其大中大夫曰禿鶯羊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方慶其祠

部曰青蠅元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宣其殿中侍御史曰黑

豹王旭其監察御史曰赤鬣豹李嵩李全交其給事中曰喜鵲

申其諫議大夫曰鵝曰鴨曰鵪趙其史官曰獬豸梅聖俞其率

更令曰獼猴歐陽詢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亦見決錄其河北

采訪使曰梟曰獍劉守光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牛劉知俊其

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宏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其河東

刺史曰碧鶴表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湊氛獅

子邵其神泉令曰鷲鷲張甲其令史諮事以蝦蟆下斌蝦蟆賦

其白事小吏曰魴埤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

南東正氣集卷四

三四明叢書

虎螭蠃鶴鶴社燕蝠蝠之徒蛇蟠向壬虎知衝破螭媚

知子午鴟避太歲燕至其宗室布列要津者曰兩脚狐

選戊己蠅蝠忌庚申楊再曰九尾狐陳彭年曰帶鈴狐令狐綯曰假威狐國曰媚

狐駱賓王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抵

羊羸豕黃牛鷲羸蚌蟹之屬以易進北雞雉雉大龜陽

鳥旅葵熊羆之屬以書進鶴鴝鼠螽蝻蝻之屬以

春秋進螻螳螂鴛鴦蟬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

鴟鵂鴟之屬以詩進宋鵲戴寶含蟹負珠蚌羌轉丸

鱗獻錦怒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干祿位者不



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  
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孤亦賓禮  
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狐之與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  
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  
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哉

方石銘

赤城有山焉其巒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  
至於如菽如粟亦方也有人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

甯東正氣集

卷四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子曰世人惡方而好  
圓而汪子之獨好方也雖然汪子之獨好方也特其  
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  
之所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  
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  
縱不圓爲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烏得不謂之  
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榎楠亦有荆棘鳥有鸞  
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  
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榎楠鸞鳳麟虞常少

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夫天亦烏得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石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菽如粟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吞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

於行義乎爾於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爲阜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李文瓚

字昭武一字啓樞魯王時官兵部郎

蠅虎說

南東正氣集

卷四

五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小兒輩取壁間蠅虎十餘枚置罌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餉之令爭噉至盡則自爲糧脯大吞小強噬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食久飢且斃乃飼以小黃豆一枚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眈然旣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不舍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豆五六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怪樵聞而歎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彗與虹與霜或偏感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魚其斯之謂哉夫蠅虎之食蠅性也豆則非

其類也今不能令既死之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搏蠅者蠅虎之精傾於是豆遂發其氣於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況彗與虹與霜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積精十九年不爲不久乃不能感一羝何也曰動於感者感最拙不動於感者感乃神也或曰王仲任虛無篇其辨之最詳

萬

泰

字履安晚字海庵崇禎九年舉人晉王時官戶部主事

明州倡和集序

明州倡和集者公狄梁子游於明州與其友人萬泰及

東正集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泰之同學相倡和爲詩而屬泰手書之者也辛卯之秋梁子來叩寒松廬披帷相對其色瘴然賓主自成意在言表投止蕭寺與枯僧野衲兩汝辦鉢閒顧獨好與吾黨游旬月以還吟詠所寄大抵悲天憫人抱卹埋憂之句二三子以入林把臂慰其聲聞相思酬酢之言亦皆原本性情抒寫哀怨有倡必和積以成帙何其侈也予別梁子十二年矣因憶長安道上皎如玉樹吹氣勝蘭人望元禮之門名滿文舉之座此昔日之梁子也詩衣蕙帶杖屨蕭然遠韻孤風兀傲當世此今日之梁子也

梁子擅軼羣之才標絕代之譽支頤抱膝高睨大譚與  
吾黨採薜荔於山阿歌滄浪於澤畔厖厖以詩歌末技  
寄託高深蒼叢集錄覃精無味之旨其言曰吾憂患以  
來游屐所至覺三光五嶽之氣維繫不墜尙在胡山故  
游笈之詩皆藉故人書之以當歡笑抑何其言之悲也  
夫天地閉賢人隱龍蛇之蟄本以存身而不免困於螻  
螻然未能懷情不發忍與終古實應且憎罪在筆墨此  
吾黨所以卷跼而悲吟太息以掩涕也昔郭林宗有道  
名士而終身不出危言爲後世所譏然則居今之世聲  
詩之道要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嗚呼亦大難矣梁  
子與吾黨東海北海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乃心言所寄  
密若一室試取是編而讀之鬱陶其中蕭瑟其外臨流  
思濯靈崖知歸如聞山鬼國殤之聲而擊江離薜芷之  
氣也應求之理夫豈偶然吾知梁子持以示人當有想  
吾黨於山嶺水涯者讀其詩知其人且以爲何如也

簡堂記

簡堂者嘉定馬子巽甫之居也巽甫鴻文瑰質博物洽  
聞壯歲好遊蹤跡在當世大儒閒講道問業歷年忘返

學日益進負天下名年未及艾輒謝博士弟子員閉戶  
著書卜築城隈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也余幼讀書每  
愛慕其文越十年而始交其人款扉相見意思淡遠醅  
酢供具有古貌而無苟容因益愛慕有過於所聞之歎  
及觀其位置邱壑則阡陌在門流泉繞屋前軒翼如是  
名簡堂無丹堊之飾雕鏤之美而擁書萬卷擅南面百  
城之樂異甫之名斯堂也蓋以寄其志也余因退而思  
其義夫天下者四民之所共宅也理之則治紛之則亂  
馴之則安擾之則危乃其所以紛之擾之者人摻其無

窮之心而競爲相勝之習也君子知其無可奈何而逆  
挽之以其身愚夫愚婦沸然角逐沿流忘源莫可究詰  
一旦見端人正士之所爲必將窮而思歸窅然喪其故  
我是故吾黨抑情忍性之學苦心不可以告人也今人  
浮文無質靡曼成俗無論細民之業犯上無等悖理而  
傷義者不可悉數卽吾輩文章之事交遊之道勢當極  
盛而江河之慮識者憂之當吾世而有有心世道之士  
斷橫流之瀾爲激石之清刪其浮情歸之大道則晤言  
一室彈琴詠歌而其道可以易天下異甫之以儆名其

堂也意在斯乎夫世之重樓複閣私室曲房冬煖夏涼  
朝暉夕陰者往往皆是也然而尸居餘氣塊然處之宛  
其死矣定是誰宅此堂則不丹堊而飾不雕鏤而美賞  
奇析疑門多問字主人方且括囊含章以靜鎮動以樸  
易華蕭然環堵間鬱鬱芊芊有學問文章之氣也然則  
簡之時義大矣哉可以居身可以善俗異甫之寄遠矣

于御君被髮吟序

吾友于子御君負絕代之才而淪落亂離以老乃取其  
詩歌名之被髮嗟乎御君其調彌高其志彌苦矣御君

再東正氣集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博物閱覽席累世青箱之業其所纂著皆從六經羣籍  
中寢食游處而出泮瀆灑瀚信手觸緒足以奔命古人  
空羣作者予與之定交於十年之前以爲之才之美他  
日上書闕下當如陳同甫使天子驚歎特賜召問不似  
世儒蠻觸名場依光附景以盜虛聲也乃旣不得志於  
時則以其悲憤淪淒之志寄之聲詩有哭則不可泣則  
近於婦人之痛焉嘗東涉滄溟觀扶桑日出處晞髮振  
纓而還故有魯連蹈海屈原沈湘寧死不戀粉榆鄉之  
句夫神州陸沈微言將絕仄注袍草之士獨顛沛流離

潦倒困頓於波濤滅沒天地淼茫之際其人非愚非狂  
蓋有大不得已於中矣余別御君於金陵忽遇之淮陰  
市上夢寐相對傷離歎逝之餘得讀此篇燈寒漏永邸  
舍淒涼撫卷長吟未嘗不泫然出涕也夫文章之事古  
有定評因人論文志士所慎谷永揚雄非不能文也而  
不可以言文李陵宋之問非不能詩也而不可以言詩  
然則論文於今亦觀其志之所在而已御君之言曰屈  
蛟雖憐投虎自衛上留下尉無可逃而逃之於遊烽火  
燎原草木皆兵風鶴多警無可逃而逃之於詩悲乎哉

甬東正氣集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言之也悲憤淒淒之志有過於御君者乎嗟乎文虎  
既沒茂詒云亡吾兩人離羣索居踽踽形影惟此寸心  
繫維吾道鬼神所憑風雨不隔十年之別千里之遙而  
得通心言於天涯逆旅俛仰悲歌密契一室豈偶然哉  
此僕所爲反覆感歎於斯編也

吳巒稚先生海外遺稿序

某少時攻舉子業好爲先輩法脈之文輒知有晉陵吳  
巒稚先生丙子之役先生爲長興令分校浙闈同社馮  
子之偉錢子肅樂皆出先生之門因得班荆問字知先

生生平與其治狀奉爲心師者十餘年於茲庚寅之夏友人黃子宗羲來言先生自閩入浙艱難困苦百折不回之概且誦其近詩數首悲憤淒切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惟以不可得盡讀其書爲恨辛卯九月翁洲失守先生已亡崇明宋子龍某故交也辟地補陀者六年一旦破帽徒跣來叩敝廬悲慟之餘亟問先生死狀龍曰先生年七十有六矣在海外蹤跡半寄補陀一平頭自隨蕭然如老衲也翁洲告急先生方養疴白華庵中投袂而起曰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當歸死於王所遂踰險奔

赴行在禾幾城陷是日侵晨先生曳杖過張鯢淵先生所居命酒小酌分手而別曰吾行矣前途待公返寓具冠服北向再拜投纜而逝從容慷慨不愧古人云惟遺文則不聞有收之者有僧自海上來字曰無凡嘗從鯢淵先生歷事隆武主閩師潰入浙棄家祝髮結茅於補陀之茶山翁洲旣陷乃出請收張先生之屍而就戮焉有義而釋之者因左右其遺孤惟謹蓋奇男子也其述先生死狀如宋子也而獨能言先生遺文尙有存白華者其聞之驚喜過望已而庵僧去微來訊之果然則益



喜固請得而讀之無凡乃航海挾與俱來斷簡殘編漫  
無詮次其所屬草皆覆名刺背作蠅頭書大僅如掌字  
多錯雜不可辨某恐其遂散佚而銷亡也爲之哀集纂  
輯字比句櫛而手錄之片紙寸箋不敢失墜錄竟縱覽  
卒讀而歎曰先生之人昭代不可少之人也先生之文  
昭代不可少之文也今茲所存千百之什一耳無論流  
離播越慟哭狂歌心光出紙上卽其居恆仕宦講道論  
心流連諷詠之詞往復酬應之句亦必與子言依於孝  
與臣言依於忠其隨筆雜錄諸篇皆根本之於性命而

甬東正氣集

卷四

十三四冊藏書

一約園刊本

參伍之在經術先生之在聖門固當居德行之科不徒  
爲文章之士今日之事乃其平生之言也抑先生之言  
曰商亡而首陽採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  
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文山正氣歌零  
丁洋諸詩篇不亡則宋亦不亡然則先生之文其所以  
留我明未墜之緒者豈其微哉先生著述甚富茲就其  
在海外者錄之題爲海外遺稿云

懷遊草序

高子隱學少侍其尊甫中丞公宦遊荆楚省觀之餘不

廢觀覽名山大川多所睹記比年以來睠茲往昔未忘  
河上之歌每下新亭之淚悲憤所觸託之聲詩此懷遊  
草所爲作也高子好學博聞家庭之間孤貞大誼蕭然  
古處涉筆命篇皆成悲淚以登高能賦之才爲望遠懷  
人之句詩可以忽然太無聊矣昔阮嗣宗猖狂之士登  
廣武而歎息惜時無英雄何其感憤也而詠懷諸什率  
多寓言又何其一往而深乎若夫從來紀遊之篇惟少  
陵獨有千古惟是涵泳性情根本忠孝寓目寫心感慨  
擊之聲比字屬皆有託寄此固雅人之深致志士之苦

心也嗟乎風景不殊河山非古欲哭不可爲泣則近於  
婦人隱學悲從中來怨而不怒發爲歌詩聲淚俱出一  
寄之疇昔觀覽睹記之事蓋紀遊之篇亦卽詠懷之什  
也子爲之一唱三歎若攜手同行於三湘七澤間矣

羅公夢章六十壽序

自沮溺荷蓑之流修身避世自遜於壟畝而後之闕茸  
晦昧者託而逃焉隱君子之名亦人之所易居也然知  
隱何義平有所懷於身可以顯於世而不自顯斯名之  
以隱身無所懷則其所隱將謂之何舉世之山農野樵

而概可以隱目之豈理也哉然則隱君子之名固人之  
所難居也且堅忍其所懷而結轡之恬然若無可自顯  
者又豈人情之所易者耶蜀羅公夢章以名進士司理  
吾郡歲餘卽爲甲申世事遂不可言巴夔路絕不得歸  
其家乃隱於奉化之萬竹布袍芒屨子然如窶人躑躅  
齊民之列鋤夷畛畦蕭然自遠人咸謂公之善居亂世  
也或重公矢明夷之艱貞有介石之節也抑有言其居  
官有德於人故人咸附之處異地無異乎其鄉也子曰  
嘻是烏足以盡公孔子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

之聖人之言卷懷者道也然才亦在其中公之司理吾  
郡甫一年耳一年之間其指揮詰斥風迅雨疾如淮陰  
將兵縱橫部署臨時取諸其懷而出奇不測也其條分  
縷布委瑣畢慤如謝幼度使才皆盡雖履屐閒亦得其  
任也飲酒豪邁縱心事外而庶務畢就其中案無停牘  
如費文偉羽檄交馳留意對弈其夷猶閒曠之致勝人  
自遠也識者謂不蚤用公以折衝禦侮之任耳然公亦  
嘗以少參應監國之召泣越數月江河奔潰勢已莫障  
驕將悍兵擾攘彈丸之中而卒懾服於公之靜鎮又如

亞夫營中夜驚擾亂堅臥不起久之自定也然則予何以測公之所至乎才有餘於其事量有餘於其才氣有餘於其量公亦期大有爲於世世亦以此望公噫又何其一旦置之寂寥索莫之鄉而卽刊落無餘無幾微歎落之色如斯也夫以其鳴騶雕轂抗旌夾戟之尊榮夷其燄爲氓庶而卽若氓庶之固然者古之齊得喪混喧寂者類能之以其轟雷掣電脫穎發劍之才質抑其芒而同於粥粥無能之人人亦無可辨之斯不亦難乎嗟乎夫曷使公以轟雷掣電脫穎發劍者竟同於粥粥無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五四明叢書

新同刊本

能之人哉回憶疇昔迄今將二十年而公老矣今春之仲公年六十客來與余謀所以壽之予敬藉客以進於公曰昔晉陶士行刺廣無事日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而不敢自惰今公慮長弃之日雖不同於陶公願亦時勤小物而毋過自廢也天將有以用公矣

任光復

字東頑魯王時官太常卿舟山破內附例遷本籍然亦不復仕矣

魯王紀事小引

王室板蕩海水羣飛九死餘生文籍脫落歸里屏息追憶見聞筆之於書以存厓略知我罪我姑聽後人庶幾

名山或留停史

周元初

字立之魯王時參錢肅樂軍事

捉鬼者傳

世有以善畫鬼名者子以爲不盡然以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厲於鬼方日與人爲祟而人不知使人自入於祟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日邇日昵且日以厲日以祟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面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似其講張險詖與挾人

南東正氣集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揪髻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噏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中仍壓以符其甚者竟置之釜中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

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  
卽能治之亦豈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其鬼視  
其人卽無形之鬼亦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  
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

林時躍

字霞舉一字荔堂  
魯王時官御史

華儼思小影記

華子儼思默農先生之遺孤也自兩京淪陷先生搥胸  
痛哭攀髯無從以一儒生三倡義旂江干戮力直將一  
身支撐傾廈奈事不從心以山師帛書不戢遂起大獄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先生於丁亥臘月二日再入圜扉信曉一小函密致余  
以八歲孤屬余爲程杵計謂吾盟鶴山七人今惟石雁  
王先生同罹此難外若無人也者爾林子獨挺身援我  
是真可託六尺孤者余泫然灑涕而許之時仇家覬覦  
必欲覆巢取子余出暮夜金脫孤暨若姊於沒籍中以  
其姊密歸王郎擊孤匿姓名走深山諸同盟無不危懼  
余者余曰余當從先生鼎鑊死而偷殘息而不爲華氏  
存此一滴血者有如皦日先生因命子曰凜咫字儼思  
勉其顧名思義作第一等人兩番對簿只呼高皇帝大

行皇帝我大明貢士舉義不成一死無恨

原缺十五字

毅然

不屈云今日便當殺我何必取旨遂於戊子夏五二之日受害罡風一陣化作碧虹嫂氏陸孺人從容畢殮事向我再拜曰叔子諾撫遺孤當受我一拜庶瞑我四目六月十九日五更三尺霜綃魂遊月白嗚呼嗚呼痛哉快哉先生之義全矣孺人之節烈矣明二百七十餘年吾鄉縉紳大夫珈袂命婦對之能無有覲面目哉幸也天造節義遺此一綫竄氏爲林余與內子鞠字教誨推

再東正氣集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周挈儼思幼輒立志堅卓日夜抱痛圖爲先人舒鬱憤事平論定乃漸露頭角高中丞倡作孤兒行以勸之遠近諸名公先生問其事和辭遂已積卷年二十而贅於寅生謝君之室寅生亦義士也與先生素無交來候先生獄中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魏廓園之于周蓼洲不翅過之長而厚益收田宅以安之荏苒二十餘年趙武竟欣然丈夫子矣有子若女今婚嫁已畢孫曾並舉又爲襄葬事墓木成林而家業亦日隆隆起儼思閉戶不問人閒世但開絳帳受徒四方聞聲者門人日益進固

不徒以其學云以其教云也蓋以忠孝之門道高品卓  
可爲後生小子範其師道一如先生爲世所尊信則儼  
思顯揚之孝不必卜之他日而亦可含笑於西臺矣若  
余卽一朝從亡友地下亦庶得藉此以告無罪於二靈  
之前儼思勉乎哉

徐鳳垣

字版青一字霜皋魯  
王時參錢肅樂軍事

明山遺民傳

遺民姓林氏諱時躍別號荔堂嘗仕於朝矣非隱者也  
其自稱爲遺民者意不欲見其名於世有託而逃焉者

南東正氣集 卷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林氏之先世爲青州人靖康之亂衍夫以大帥扈蹕  
而南下居鄆爲桃源鄉再傳吏部尙書保上中興龜鑑  
錄定明州鄉飲酒禮以忤時宰奉祠孫祖洽戶部侍郎  
生植德先生擘官至戶曹以所居建學捐田二頃贍養  
學者當宋時林氏之盛甲郡中科第三十有六人入明  
多隱德不仕自植德先生十五傳至封太常孝介先生  
始復顯遺民太常長子也太常性嚴重不妄交與杜門  
著述有詩正易林辨元春秋會評玉房遺稿十二卷傳  
世及卒門人私謚爲孝介焉遺民承家學博古嗜奇於



書無所不讀每一篇出人無不傳寫葩詞藻句如天滿  
雲霧開一時風景之始遺民少以易鳴世時張翼東陸  
西陵負盛名雅相推重每坊社遺民十居四五自束髮  
登壇雖屢困場屋然聲名滋益起忠潔黃公端伯忠烈  
王公章先後泣吾寧下車輒問遺民何在至則掃榻以  
賓禮見不與諸生等遺民性固狷未嘗一投謁又高自  
引重所交極一時名雋聯七子之盟以道義劇切於是  
海內知吾郡有鶴山七子者遺民負蓋世之才謂功業  
旦晚立就甲申國變矢志勤王首先倡義懸忠愍陳公

前東正集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畫像於庠率同舍生哭之乙酉就貢用舉者授大理評  
事再用舉者改試御史未仕而北兵長驅渡浙遺民入  
山避兵十年閉閉戶不通客方是時同人有引海上師  
入內地爲仇所告骨肉流離人無敢發聲出一語遺民  
爲經紀其家匿其孤變姓名而乳哺之婚其女俾有歸  
嗚呼夫人平居意氣慨然杯酒呼瀝肝膽期生死不  
肯棄至倉卒構變下石操戈無不有遺民履尾撩鬚義  
不返顧若是者非天性卓烈視禍福一不足動其心何  
以幾此今事變已定義聲兀若邱山則如前日之匿影

沈聲惴惴爲遺民危者眞管籥之見也余與遺民交稱  
老友然不能不隨俗浮沈獨遺民角巾方領蹈步出市  
上兒童婦女爭詫之有著述多悲歌慷慨其一片鐵石  
剛腸三十年不稍變誠可謂吾黨之靈光而橫流之砥  
柱也今年六十有五與楊孺人齊眉相敬課子窮經所  
著朋鶴草堂集霜懷集葵向篇三易評林四傳衍奧毛  
鄭會箋十七史林明臣傳疏明史大事紀閩督井留書  
世必有傳之者將敘次以俟後焉

林奕隆

字萬葉魯王時以明經召  
對上疏萬言不能用遂歸

重東正氣集卷四

手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 莊漢曉先生大還詞

嗟乎今閩浮提乃至此乎雄虺雌蝮蟻穴蜂壺洵洵天  
狼綏綏野狐逐人駭駭白日幽都教骸血拇肝腦橫屠  
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卽最蠢然羸豕在塗亦蒙皋比曰  
我於菟腥風穢瀑流於廣衢嗟乎今閩浮提乃至此乎  
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盾與東流枯帝欲不帝吾  
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  
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達皋某是呼欲返遊魂受此大  
汗謬哉宋玉諡爲至愚嗟乎今閩浮提乃至此乎往哉

浩然適之太虛火宅卽離毒苦可除野葛不絆鬱髯常  
居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

甬東正氣集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東正氣集卷四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